小倦遊閣集

小倦游閣集卷第三

正集三

詩一

乙巳雜詩 鈔

寒蟬鳴向稠樓禽啼不喧晨出望墟落牴暮無炊烟
長夏既不雨秋末已嚴寒貧賣亦畧盡流亡日以繁
災情既不達誰貫下忙錢哀哉鞭韃餘舍命自投淵
萬里誠金湯哀鴻柳可歎余雖孺子念茲憂如煎
聖君懷如傷視聽寄屏藩良臣致忠愛唯在仁化宣
誰其念災黎馳傳達一言及聞
賑緩詔月骨頌荒村

綵鳳飛鳴來五色斑雲霄赤野落哀鴻嗷嗷嘆涤膏
赫斯覩氏侯料人乘錦軺曰吁聽無譁室况莽蕭條
蠅頭長亦微切謂肆漁牟居貴豈無心升階有迺高
爪牙胡假威血枯朘其骸入封塊作銀量小飧無朝
嘆息若貴人毋念
聖衷勞顧綏及微稔肥囊不若瞽

丙午春入江寧城文武各署演土地會劇感賦
先王相吾氏祀神致冥祐故歲不順成遂塞社蜡酺
神律比課吏失職當自疚餓鬼哭遍地焉能樂笙奏
去秋地盡赤冬雪尚存畄二麥浪翻處白骨無老幼
孑遺十四五手足面皮皺活於

賑給者近復疫癘遍算到青黄交尚須百日後民災

吏求手神亦無術救二月之二日演戲為神壽信矣

杜陵言朱門酒肉臭

丁未雜詩抄

建康評事街春燈戲灼爍三江賢制軍始與民同樂

首縣勤報効飛戲梨園索聚其年少艾擇其貌綽約

分班裝古事嬉笑兼戲搏自從與燈來視玆總洛度

觀者夾巷逐男女皆踴躍送至制軍轅轅前鼓吹作

緑張春花空中庭垂珠落忽聽急騶來燈戲盡驅却

滿漢民百萬闔然齊一愕雜以傳呼聲終夜懾心魄

明晨詢標兵答言閩南鄂縮舌復不言雙眸淚雨落

天南湧赤狼山立關鴻溟飛濤撼江淮萬里鏗雷霆
青雲方千呂海隅歌德聲于羽舞百年樞運三階平
天吳爾何物出沒驕長鯨稽戮哀窮魚肝腦塗沙腥
安得任公鉤三權觀深情飄然浮嶠去綸拳澄滄瀛

朝發二首

朝發桑坑舖暮至篆嶺頭嶺頭一登望見我古山秋
故山別四載晚烟殊疏稠問吾偕行人吾茲其夢不
抵門叩屈膝驚聲問歸客門開見大父鬢髮更前白
二妹趨牽兒道伏苦相憶伏見訝兒瘦抱兒淚珠滴
二妹亦無眠寒燈對冬夕

羣弟立或坐環我語言喧執手再回顧嘉亨今何存
男阿播淚泫然欲言聲復吞連年遭荒歉糟糠不飽
餐以此若飢之釀為癘下患歸魄西藍壠草宿霜塋
縈支夏月色黃或見新鬼魂小兒隱杖涕褰衣倚墻
根近來時入夢索食仍吚呻我諸兄六人餬口各散
分諸弟亦六人嘉亨相顧散亂齒飢已卒生也初何
忍侍遊閱四年艱辛備論不謂四年間同氣有凋
殘死者既已矣生者詎自完載諷北門詩憂心終殷
殷

遊鍾山二首

昔聞沈光祿傾從息心遊今來北阜峻桂枝揚芬秋

霧捲江樹薄一覽青徐收地脉結南戒流英鍾七州
皇無州堂秀雲窟織名道赤嵒綠蘿古烏迹飛真留
風泉瀉松澗萬壑龍鳴修耳塵滌仙樂勝流清瀨流
何當遇青髮衣紫金經可求跪讀三千日一雪山靈羞
石扇不我關空望鍰霞樓眄彼樓中人萬里霜烟愁
懸崖若飛觀雲石班蒼青苔暈游鹿迹松濤鳴鶴聲
香霧薄亭午隱隱見紫荆長鬚一老看侍童二娉婷
了知是金仙再拜求丹經借我一卷書謂我骨寧馨
以正則治國知奇乃用兵展之皆赤文駁殺不可明
跪請授真訣輕雲觸膝生雲生忽天半仙樂飄縱
横

代園扇篇 鈔

薰風入羅幃幃習習吹我魂良人惠攜手巧笑如春雲春雲在何許翕情理新紈繡作乘鸞女引領晨風翰顏偕區傴沁千里承古惟匪美織文砌唯悲行路雖何日入君懷得與過時嘆幸塵君笥中敢怨秋風寒齊紅甲天下微物寧足觀徒念患綏德終夜思漫漫

登天下第一塔 鈔

浮屠一千尺中極斷靈鼇麗界金繩左登盤玉磴勞九成窮道力一氣捲神皐浴景避文楯驚風早法旌拱流天闊翠簷轉海門濤繞起秋蒼遠翳垂越霧高

毒龍潛德水仙梵奏雲璈應照迷方誤降心見白毫

白門倚棹待月

長嘯白門樓北山高素秋蘆花風一夜空繫木蘭舟

垂柳亦如昔青蓮逝不留倒瓶佳句歇霜月始應愁

雜詩

躋遊攀秋高客心鬱不爲躊躅青溪上徙倚長松下

浮雲滋暮色棲烟寒四野裊枝歸鳥疾薄浦去帆寡

搖搖倦遊人誰與遣此者

月齋知野深岫高望未遂遙泉度風聲疎林棲烟色

沉寂怨中宵殊響感疇昔妙物信爲賞懷人良已戚

古調月行 辛亥五月十五見月望作

裳符偕夕照桑榆懸玉鉤飛鏡來雲端皎皎明瑤樓
五月陽尚壯清夏忽如秋但見圓影垂萬方無不周
垣次何微茫麽星搖漢流詎須騰精化故知陰力稠
啞啞南飛烏能忘愛止愁精誠誰與鑒從勞杞客憂
憂勞竟如何惻惻成此歌

擬塞下曲

飲馬河西岸懸營塞北陘五行聽律響三法望塵形
夜月迎翰電晨霜凍絳星樓蘭如可斬熱血報彤庭
紫塞颺沙暗旄頭赤焰明九天飛虎符五將按龍兵
百戰甘酬國三傷敢丐生如何留一矢徑為下聊城
肩頓驕如虎嫖姚怒若霆銜枚乘霧月轉戰度沙漠

風卷千營黑河流萬骨腥從他閨閣夢夜夜到龍庭

耀武矜雄略櫜弓尚廟謨由來深畏服不在嗜殘屠

弦勁明霜月兵奇散雪爲何當遵上代長此弛天弧

翟儀仲文輦墓下作

忽忽過荒墓長懷翟秀才神期昨譚笑文采竟蒿萊

寒谷泉空咽衰楊葉自摧誰憐霜草宿蕭颯北風來

租圃

小子方成童嚴君苦多疾返哺慚飛烏空抱趙至泣

蔬圃力可勝隣地幸有隙方闢三十隊租之二斛麥

依墻植山藥瓜藤緣之蓉蘿芥期冬藥雙莧承夏日

采采上村市朝久無壅積差足供米柴餘以買藥物

書史幾荒蕪溫故趁暇多懼孤遺經訓非羨朝隮客

機灌 釘

予圃枕地高不易得水力山泉伏入村溝池何湜湜
圃左兩石版省知舊溝蹟地勢比予圃低以丈八尺
揭石鑿小池下流斯可積取竹納池中屈曲與水射
激水出竹稍入隊如潮汐機心豈能無俯仰總閑益
推此利吾民庶幾霸若澤

改詩

余性頗近詩亦有學古力每於靜夜中諷詠徧千百
平流若無奇深思求有得廬山叅未真屏氣似不息
如此三四年古人意可識譬彼山陰書芒角無偏側

涉世况崎嶇一一練心魄詩趣觸世態崛崪羅胸臆
落筆翻奇艱猖獗殊疇昔迺笑昔猖獗真同蔭不釋
亦或有志與蕪穢多傷格苦煉刊陳言真氣浮奕奕
雕琢當未安不覺廢眠食始信古作者此境先我歷
刪就詩稿屬十九弟季懷錄之
次韻三千日稿累六百首意若有深得不自覺其否
事斯既肆力心始別去取語或涉靡浮意或傷温厚
篇或麗酬應斯態皆絕醜未忍棄前魚焉敢享敝帚
斯如吾治圃培蔬去僅偶一區三本瘦者為僅一區二本肥者為偶亦如稂莠
兵斷壯試棘手吾弟今日歸嘉平正十九編題屬弟
寫畢事十日後寫成我當祭與弟餕脯酒

別圃

種菜且一年諸菜頗熟習各種標新名一一皆相識
父老憐我疲為我設講席明日來圃中便是路行客
予性最骯髒與菜情相得新雨土未堅足留故人迹
長揖別吾圃吾菜慘顏色汝何患無主暫別漫戚戚

來日大難

來日大難今當喜歡今日大難憂來無端昔遊東溟
言謁赤松食我松子顏色常童孤鴻嗷嗷戢翼未翔
挾矢共之失路可傷曰余爰止豈必嘉木念彼迷陽
履之傷足飄飄黃葉隨風辭樹洧如客心乘憂無處
積壹在中內手如冰長劍宵鳴丹衷矜矜

米丈奕巖兵備贈裘褶裌繟絺衣各一襲帳被褥席
各一具機紬六端綿葛布各二端賦謝
志道恥惡衣聖人不與議賤予朔食貧家世遠羅綺
使君知人寒念茲踵決履為備裘葛衣紈布及帷被
匪言與人驕慮長布衣侈欲求性所安恐掩使君美
尊者賜不辭却之或非禮再拜受重貺何以畀君子
願公布陽春太裘覆下里

奉同太宰節使朱先生和郭景純遊仙九首次其韻

神仙祖老子而其言曰死而不亡者壽則不死之
說蓋虛或又謂積功成神伏氣得仙夫岩廊而慕
山林湖海而懷魏闕是俱有不得已於中也太宰

德厚政成游志清虛列仙之趣深矣鍾氏所貽蓋
與有焉奉命同作輒述鄙意
反經足興氏好辨徒栖栖智哉漆園叟揭來潛蒿萊
中犧惲白茅仡蝶怡丹蕘觀妙冶駭躍摶空雲垂梯
鼓盆餞豈匹緣督御姹妻肯作攷途倀踧踖求亡羝
皜皜善吾生素絲斯可齊
東訪滄海君座有年少愚進退艷光儀坐人玉山裡
云何遊圯上心未化孺子遂與人家國躡足復語耳
炎漢良已造溝壑蒼生起將毋谷神勤赤松顧而齒
始悔十三年空為黃石使
紫閣秀青霄亭午羲輪鮮虛嵓發清嘯猶疑鶴駐山

上室鑿雲根咏風揮素弦俯仰遊入極飛輪馳弱泉
玉鷄寧誤秦蒼蒼求蜃烟出入無窮門揭摩廣成肩
厭世猰不獮寄語王子年
拔宅騰太清嬰兒脫遷謝帝曰余汝嘉爲鄉舜韶夏
笑彼晉相國蓬心終不化仙僚追游娛雲際翔鶴駕
回首見妖氛苛政熱編舍手援無斧柯憶昔轉悲吒
周王乘日車追風薄四游湯湯既西瀾戴勝儀棠舟
觴閒買電笑飛瓊三百投珠雲曜不借琪樹華無秋
一閒祈招歌淡沐丹頮流
昔觀熱縣上王生曾不從躍出五色烟招我觀蓬萊
颷爾借羽翰聳臂凌丹臺瓜棗奏瑛盤玉膏流霞杯

愼毋逐俗人耽耽顛其頤言念敦三節焉能超九垓
俯首問初心不敢失提孩多謝授真訣慚我殊丹才
卓午日晷影索震月生魄人生抱冲和一如受采白
賸言固德者歲寒知松柏大夫與役人逸勞頻夕夕
畔草逐風偃弓角及春液不見郭山巔鑪鼎餘蘚石
誰憐散豆姬徒悲化龍客
括坤輿天台步溟浮方丈孔牖六濁人到茲五根朗
碧童雙雲鬟峭巒發妙響跪求紫金經仙書見存想
一都理運轂五岳圖歸掌七寶白蒲堂三清可遐往
王母垂霜眉顧愿裹有象逐投極樂國聊解微塵網
篤言望東岳日觀矗如穎但見九約伯鬻鬻怵我懷

爾胡樂淫刑鬼哭聲如雷血梅竟逐人驅驅何日廻

念茲再三咽長嘯獨歸來終留一隻履虛步躡雲堆

烏飛任武嘆鵠呼從阮哀

將赴布政司試書懷留別大峯疊游仙九首韻

諸葛南陽卧安石東山棲霧深埋文豹亦云終艸萊

橫流在一振籌策數春蒐汗青垂末照望如天不梯

范生泣賢母王子拒哲妻與子濡首孤寧貞羸角羝

尚志友古人觴任心思齊

先子誨其孤有恥乃為士汝父行可師學在一表裡

文藝抑已末況徼紛華子方今授等身襁抱初提耳

禁發術三省任重裕一起總持穎慧質翹與曲儒齒

須慕第一流道左指仙使 丙午太軍主試江左楊望眉字

旅庭學詩禮豈意民成鮮遺書半未成逸響絕高山

瞪曚誰與發椽縵無安硋哀哀魂夢中涕下如流泉

淼風不寧樹返魂無駐烟聲頹豈不懼心碎違肩痛

武手澤存遺矣駒隙年

大二夜惕號剛柔恤代謝玉衡麗繼明金柅姤仲夏

鯤懷斷咢德皜櫌烹鮮化魯女不食葵倚柱思逸駕

目營雅起塈術信川泱舍終秘荷筳𦦙冀兔牽羊咤

樵采娓盧力米負從仲游送蜑咏猛虎陟屺蕭歸舟

喪牛義翼垂彈鉄交石投海若坐運化百川爭灌秋

濬距澮瀆泒朝宗滄溟流

注飲北溟渴挹豪中山災上宰策精彈指現蓬萊年
千應名世尺五聲蘭臺取將下天孫為酌流霞杯羽
輪駕不發眇眇嫣其顧古帝傭庶莫遲君遊雲垓燃
和勅若保耳目注皆孩使知綏猷力不善罪非才
凍絜融玉馬溫莫躍虎䰠非親君子光昌由不浴白
知止信郎隅懷我瞻喬柏奕奕光復旦惺惺靈不夕
身教模人倫雅言傾玉液始悔溺延絲未知諧燮石
志持憂奪帥氣生慕逐客
三日汗浹背六旬席函丈律調生黍溫燭凝窮髮朗
義問聽無聲辭達鄉有響事師服斯文科第豈吾想
脩己瞻成人酬文知措運掌篤志慚添雕形辭神獨往

雖受金仙訣未足徵龍象句信非寶樹無為慕鐵綢
芝蘭室是遠馨香漸凝隨從舊故如登念此恐永懷
露珠警瘦鶴雲峯收薄雷蒹葭白門樓水月交緋細
遵渚盼鴻飛衮衣東國來薦鉉媿膏霽調燭昭窪堆
顧終保素絲不貽鉅子哀

阻風登鵲起磯鵲

鵲起截江起走勢欲橫渡廻瀾捲日寒氣沒陰陵樹
輕策扣苔根曲逕穿雲路翹首摩殘塔踡身眺層霧
鏗鏘石鯨鳴出沒豚魚怒老僧赤足來坐我說無住
形勝在必爭穴借長鯨固指顧亂礫開礮馬淩虛駐
俯仰感今昔興衰等鈞注漫愁長風阻轉淼浮生懼

皖職節署拜別太宰發楚程

趨皖謁太宰命作南楚游南楚足江山詩境助冥搜

唯爾詩骨騫皖士莫能儔精勤功自知唯余日拭眸

責實況盛名副言無易由克己以恕道不在遠求記

余臨別言內外多優游再拜即書紳含殷赴修舟

祖舫齋承宣枉顧酣飲終夜即席占呈

孝感猝告　公獨鎮武昌制府策戮因羽馳

祇知監刼獄未暇別宄良燭下公按檄手書何皇皇

分飭首郡守黄州及漢陽立提千囚徙齊集承宣堂

執訊兩晝夜脅從　免戕後此忽流言賊黨潛渡江

萬城內伏二萬城外藏約期夜舉火合城民恐惶至

期火果發弃卒乘城防公獨出救火仍　羣吏跪
曳興勿出輕骨傷公叱護守門竟往嬰欃槍城外民
見公踴躍心遂康入城及雞鳴演劇傳伶倡云爲對
君壽縱觀民若狂簃道守江渡渡口築迎將靜機不
可測樽俎折賊芒以此護黎民上遐
天子慶百里半九十求士　尊光爲政有體要公誠
能攬綱況覩飲酒豪觀態徽徳量顧吏進一尊與公
譚秘章龍泉帶腰下三載韜鋩鍔試劃斷功吾軍斯聊
足張中飲閒蜚鴻寥廓娓高翔
三月十九日贈别豐城傳布衣卧雲㕓經畧辟入蜀
世紛若不鮮嘯咤竟何求遂從丈夫志豈在壯封侯

媿我二千里來從文字游楚北糜爛餘山川爲含羞
何幸識君子武庫交森脩即今西去楚持石巴江枚
詎誰躡珠履實同蒼生憂贈君以一言謹慎爲遠謀
示象未忘戰金木刑旄頭水距金南尺赤焰交芒流
庚星光搖搖魔劫何時休
神武作新民逆奔誓依周積甲齊熊耳咄嗟漢有儔
長子膺
錫命能擘英雄猷敵國剡劇孟亞夫護同仇受書黃
石喜論劍白猿愁行戮鑿齒殲綏脅瘡痍瘳妖星二
十四經略奏明川匪有二十四股能久井翼留千載笑書生
畫餅涎饞喉再振俶儻勳揭此布衣存肯作兒女別

契濶怨衾稠會當射聊書爭我五湖秋

早發漢陽縣

假寐漢陽縣驚見西牕月市闠晨未闢征人早發問狂瀾流漲漢重岡崎丈別險設寧不慰神禹功焉闕草木腥廻風颯颯吹戰血千年剩真壤誰識英雄骨近歲況妖民鄰域聚草竊衣帶郎官湖遂兒篤家厄丙辰夏孝感賊欲犯漢陽以湖漲不果渡蔓延偪四州荊襄雍梁母乃用師拙抑聞天德生明井不明鉞哀哀索命魂銜冤竟誰說亂久恐民危司牧患期實數陵從而愛至理不可恕衛霍多金盤悖入亦盡出兵燹有遺黎緩父本纖忽何必閭追徵丙稅知力竭割雞飼亿鷹杞人正內熱唯觀

麥欣欣同憂顏暫活

楊家嘴却寄舫齋承宣

漢川雨徹宵晨發苦泥瀹出郝行半日露借雙槳勁
夾溪亙楊深人語絲烟定和風送飛帆百里入天鏡
村遠疑舟浮烟篇遁潛泳古木滅原芙虛雲絕鳥徑
直疑水霧天頓愜蛟龍性悭非圖記地毋乃蒼生病
腴麥十萬畝淫雨遭氾濫豈惟雕畝失庭卧黿鼉精
去年雖有秋穫穀俱蝗剩今作神君館人魚地交競
淮災兩撫緩否則舊久弃欠課輸國當餓莩不遑更
大臣計盈絀先在卹命民愴我樂水懷不覺涕橫迸

過潛江懷人

昨歷潛江北今閱南郊外南北皆安堵朱君奇功在
朱君何桓桓四十多幾歲稜稜數莖鬚面黑身長厲
有識是其名必亮是其字京山武舉人寄潛籍閱世
城西三十里村名曰五駟朱君桑梓情朱君踐食義
丈賊朱君勇軀人朱君智三年之三月川東兵失利
賊遂出房陵焚掠漳漢瀨股數亦不一五萬十萬太
南漳又來南五日沙洋次沙洋抵潛城四十里而至
朱君號其鄉二萬人隨臂器械亦粗有行伍即宿肆
宵出遏賊鋒甲首累百刵生擒六執旗揭首潛城示
初賊隔河屯見君畏君鷙君馬疾如鳥君刀飛如翅
賊怨甚君為賊涅見君背腰髑髏血纍纍射赤甚所

率二萬人皆伏嘆不寘後賊逼長湖不敢犯潛界激
衆欲長驅追殲逆賊顧督師竟掣肘以不遂厥志賊
乃趨襄樊并股後振勢傷户損灰燼至今瓦礫殲賊
熾功亦多花翎何軒輊朱君視浮雲畧連風不壓近
況聞督師賞功頗後悔出没賊不常團練食不繼誰
其如朱君大義壯士氣聚之則獮猕散之仍樹藝能
扞保障功不受橫决害宿昔仰英風揭　詳實事何
當與君子畫荻譚金匱

發松滋雨次宜都

漢陽越江陵千里郊原蕩松茲一夜雨洗出萬青嶂
成邱更巖壑接武變偃仰初訝入谷底忽覺出雲上

峯巔排雲危江流墟谷踢峭壁行心怵猎蹴輿入愴
終朝苦泥滑亭午復霖漲蹋身兕成翁散蹄馬亡壯
慘澹濕煙澄隱見陸城張侯館人皆疲指呼神不旺
一雨山行艱半日物力創況懷兵革災終夜心悢悢

張正謨聶傑人前年據邑之楊山為亂

戔道途次

宜都被兵燹疆域亦依然溪渡橫初漲峰晴帶舊烟
廻岡低夾路繞峽曲開田誰卹災黎命輕軺問麥年
三載楊山血遺黎半落魂谷煙誰煑石茅屋不成村
桃麥女歸棚飯牛童閉門昨宵聞嘯雨鉦鼓為聲吞

余本

余本伐檀者坎坎清河湄勿謂寒心女竟受朝饑欺碩鼠自食苗朵頤窺靈龜息壤歎如忌市虎一已疑白圭豈不潔青蠅易爲緇芳桂尚不采惡木況無枝丹橘移淮北化枳辱場師寄語遠行人石見空離離

奉同右叅贊渡江次韻

天上來荆江怒不洩峽口一夕震驪睡千里亂鼉吼曲追湯山罷旁奔翔屋鄰邮兹横流神乘爾惡風久欲擊祖楫前無憂殷帆否流駛側舠載風驚殺蓬受勿謂夾蛟無不心燃犀有雒主忠信身促涉波濤厚心戚忌遇坦神夷失境陡靈長用先五行尚孚中九識將東山謝蒼皇兆宮黜覬公定力勝不負虎竹剖

況聞洪波咏劉生城不守

蛇見退過數十步至鬼見愁

山椒鬼見愁山麓蛇見退蟻緣折疊梯出没內雲外
夾巒佗石拳百丈不見臂上逐和仲欹不樹豐隆背
頹行三五堵瘦衣百十穗人古若毛公鳥尊皆望帝
朽石滑細流滑斷猿狖隊山君游獗踏哀嘯怵徒輩
雙纜挽輕輿湍洄泝峽對豈伊叱九坂庄遁不可悔
始悟蛇存身一退了諸礙

早發歸州緣峽行亭午止中石門酖鎮江閣

伐鼓震夾峽百夫牽扁舟肩輿道懸蛭只綫縈江流
水瀾迴黑蜧山石眠黃貅五步十跬躩一蹶千生休

子規叫冥冥哀猿嘯啾啾歷斂汗散雪複澗霜凝秋
石門鏈岸斷江閣鎮雲浮蘚州四十里半日聊淹留
板閣梯滑苔真光蛟宮愁暮氣三巴來蒼茫不可收
明蕨叟西[行]永為東流盞

呂堡

戰罷麻湖險功爭呂堡高有民餘板屋無隴不營濠
燒樹鍾包穀鳴金鋤附毛流亡初自植莫忘致鋒勞
玉菽土名包穀香附草土名附毛
靡畝高埋藏居人指翠空未宜京觀壯遂落保障功
垣總頹飛礮祇多散擧烽萬山遮月黑幽壑轉燐紅
天將填壕下圍娃正賂恭法雖信斧鑽鯤已鉺鯨鯢

富室傾歸子號軍没養兒神梟驚霞即盜賊爾宜知
長陽首逆秦加曜入巴東建始七大將駐兵召堡
累月賊屯麻湖去召堡十里俯視歷歷及額侯至
領本部乘高壓戰追剿累捷先長湖有富戶逆委
與　姻後逼逆為餉主又遣其黨事宋恭將為子新
其馬脅不得走擒之陷其軍於諸逆尤為奸黠後
有歸誠者導
天兵壞壘入逆擁五姬手談急出帳指揮眾莫應逆
告其衆令盡散手刃五姬
以紫紗裹鐵索就囚
兩行入建始道

山深雲不乾壑遠霆轉廻俯仰重岡巒瞻顧變昕夕
雲低摩天柱霆高導地脈青蒼氣趁人濛陰雨如墨
江山來蕭條山中集淒瑟烟沐螺鬟青流搵戰骨白
取道沂濼布棲武陵怪石如通箭栝門懼點呂梁額
歸版本苗疆候氣猶殊域惟東龍紱纊五月寒無色
戢亂况全更堠楩擕轍數險戒王君吾山匯謝客自
非驤驥首豈為假鴻翼回首路三千倚閭嗟于役

有萋春草

有萋春草偃我露階不悅見之亦孔戚豺趯趯螽斯
滑滑維犨盻此鳴蜩念被黃衛邁迹惟愁孰遣詳聽
豈不充庸東土肆命水非履霜幹非引綆毋離令名

延忩骨鯁浴光必照唯德廼馨淆無魚潛皐有鶴鳴
式臧式穀式慎機龍辱若驚毋致馴狃君子擇樹春
陰秋實羅牽燕足曷由楚秣匪數速疏匪止去辱遠
魂舍從近孤耳目
袁竟陵寄舫齋承宣 時承宣已被
朝帆發章臺暮宿閘睢口百里浩波瀾烟水滅蒲梆
河道舊云窄怪問看罾婦婦閙語先啼欸答咱復父
六月日初七襄江隄失守潛沔及天門隄田僨萬畝
隄崩氷如雷白浪封戶牖骨肉各趨生兒媳背姑舅
小孩幸周歲頃刻不離肘家產藉神君捕魚活子母
漁隨南風起饘粥尚可取近日北風多兒啼已無粮

蘆棚依薄洲寢食蛇蟲偶於今四十日水汛力仍學

昨聞

新聖君時諭大臣某勘災告實情飢溺如身受但恐

賑到時難民骨已朽又恐安集難流亡終十九匙田

偶被災荒棄遂澤藪三載被兵火耰鋤少着手今年

差治田灌決伊誰咎視我湖北民天如不克糾兩月

髮不櫛靦容遑慚垢聽此再嘆息斧柯竟誰有

哀稱歸

連日望桑榆有氣如死灰又如赤杵衝翼摺千里來

八月初五日歸州聞賊至急探得其實去關才五里

官吏驚無措奪舟避江隈居民半明昧飛檄傾檣臺

後仰千丈山前俯萬仞谿孤障懸峡間一綫路縈回
老弱齒刀戟少壯磯崖隤屍壅澗不流澗血奔鳴雷
生途十無一萬室遂燼煤賊股入楚三一由興擾歸
興山駐軍門賊亦過其治令人千里外存沒俱疑猜
數日絕真息蹤躅更不知南漳荊襄害鬬多伏瘡痍
兵勇拔營卡望風盡反馳終此賊困悛生道無由開
始信保道無內障功浩懷頌牧才
聖主已拊髀蒼生猶除災眷身竟何言唯用紀其哀
西樓古梧南枝六月中為風折
古梧高十尋兩枝抱我屋當我別春暘及君陰未綠
君將火雲寒客集焦烔酷冀彼新秋陰滌此風塵目

入門急問君見君驚倫祝兆枝嘆恩楚南枝嗟松獨
匪用諧宮商詎由闌鸞鷟唯君中直姿易為螻蟻辱
長風亦六月來摧折亦何速折梧枝尚可毋損楚民
穀師旅兼凶年引領望秋熟

別武昌

遠遊渝千里匪云必有方筆耒代牽牛詎致洗腆慶登高望白雲白雲自飛況驅巴蔓郊馬塵驚槐槍昨夜玉輪寒故園此清光弱媳侍慈姑念客歷星霜自古尊膽豈遊子熱中腸豈為珉琄兮不懷杯炙傷回首黃鶴樓鐵笛聲不忘苟非夙緣深吴楚故殊鄉君看南鄉雁六翮輕蒼茫茫楚翮去中澤横絕再回翔

揚帆下赤壁越磐口（郎西山上有晉陶侃讀書處）遂達西塞（俗名道士洑）赤壁記前遊寒縹帶客舟訪遺尋曲磴謁像拜危樓劉石龍蛇古盤巖虎豹愁汎濤今縱櫂烟樹認黃州坡老尋梅處山溪閒夏寒更誰運覓結屋白雲端連歲妖氛

降蒼生血未乾碧山形勝地方面慎儒將

西塞鎮全楚橫江鏁下游當年經百戰山壓陣雲愁洲渚況

多盜宵烟驚柁樓水師須日戒三峽正防秋

擬古三首寄翰風

皎皎雲間月流輝燭幽房中有懷春女撫弦歌陌桑誰謂瑟

和柔增我慨以慷義心多苦調長吟不成章整襟步重階俯

仰思徬徨清露濕蘭林衣袂皆芬芳所思千里遥悲嘯若懷

霜無嗟蕙草晚之子憂無裳

悲風來萬里白日垂寒陰暮色淼川原出没浮雲深撫劍欲

何之索居懷所欽堅冰塞洪河哀雪暗高岑豈敢憚艱險獨

傷失路心念彼南山姿憂思浩難任

山川出雨雲河嶽多靈異趨舍非一途丈夫重意氣
混混歎川上鬱鬱傷澗底誰恃雲外翮自損腹下毳
去矣梁楚郊獨從劇孟醉風塵千里黃荊棘走雙騎
空廬日抱影慷慨不能寐老農哂狼邪逢事問仲蔚

禪室四懷詩

峽布衣陳仙圖

中州有布衣況娚深冷淵卧雲述行誼卓尔信英賢
惟幄推欃槍庶幾請塵邊試可桑梓邦耕鑿頗安恬
數國知求孟賁塞豈閑田恨不與布衣劇談金匱玄
寄書與臥雲勸我早歸山感君知我名千里示真詮
余遂秘商歌願君長策宣終此保障功雍梁銷慕烟

誰知府王換君若星流天矯首望嵩嶽五色雲連娟

豐城布衣傅臥雲

己未三月杪君應經畧辟蜀事仍即勑知君久他適
别君歲過半不得君消息不識匡廬雲曾臥餐霞客
憶我初見君曰我以英物一為長夜飲再拜結莫逆
諄諄言羸軀精氣宜秘惜功名不可為吟咏復何益
名利令煎熬寤寐驚魂魄近或一夢君相對多慚色
伊余邱壑志若為薪水廹蹇驢鳴秋風鮮貂亦求食
何當得蓑笠奉母耕穹石

浦城撫部祖舫齋

侍郎藩楚北倒屣昔經過庶幾當一面得於恭儉多

理劇氣愈閒定　治不苛撫民以守地會垣銷偏頗
謂我真雅儒辰手能起痾長策竟靡棄督師聽不和
旬為幽薊行道路閒易訛旌節或駐秦忽移洞庭波
波流繞皖公擊柝與知何

武進處士張翰風

扁舟君去矣別淚尚盈把拭淚寫雨淵不為知我寡
九日莫愁湖偕游聊蘇假假蘇夢見君黃岳紅泉瀉
我命賴閫求君亦劉黃下載諷無衣詩寒風何瀟灑
酒薄不可醉踟躕步四野言念同袍人千里路坎坷
何用展殷勤在遠分日親

昔年

昔年十三四慷慨志奇功弱冠謁大宰詞芒隮朝虹
問我川楚策指畫欃槍空嘆息天下才謂可軼貫終
遊楚策安邊承宣來趨風相期息原燎先試固楚封
督師見小利狐裘嗟蒙戎參贊誤有闇追尋鐵院中
奪勢竟漏言幾至禍叢躬列闢啓沃人薦碑皆雕蟲
使余用世志日隨江水東長劍遂歸來救水謀徑德
堅冰塞長途行旅無前蹤躑躅出門去忍凍凌嵬峯
回首雍梁郊鼙鼓聲逢逢載誦沔水詩慇焉傷心胸

龍門渡

渡水深尺半環作綠玉寒扁舟循側石一篙來可安
佳名錫龍門确犖無留湍那知九谷底不有蛟龍蟠

兩崖峻千仞積雪迴叢嶺行人畏斜日橐糗不遑餐
顧見呼渡以男女傾且傾洶洶百十輩手刃或長竿
千里避水災骨肉棄團圞以乞食則死何能苦自完
我本爲飢驅窮歲板巉巗況聞流亡言邊深漆室嘆
蟻穴有潰防善曆故匪艱寄語專城人信此涕汍瀾
客邦江一月諸君子日相過從知余有中州之行各
以詩

餞輙賦二章奉答

一枝無安巢廣陵試秋翅翔而存舊知新交亦群至
獨醪環斟酌搖章各編次嘆我何蹭蹬問我何憔悴
奔走四五年間關謁當事閑譽竟何益好名宜顛躓

於今求聞達忘心以消憒載諷郎邪言不覺更涕泗
玉鞭不可借金匱譚縱橫瀍稱東土山詎聞竹絲聲
大白昔已矣劉余非降精安能免蓬飄高枕樂吾生
詩人念明發日月猶遄征君子各努力及聞蟋蟀鳴
臨流賦洢水行人不濯纓顧移惜別意信茲嘆逝情

贈鄭完白山人

斯冰骨既朽千載絕妙蹟吾皖產布衣壯觀頻還昔
自從二徐來氣象苦逼窄不謂見君書激宕震心魄
結構何寵深森森露矛戟出駘麗姿旌旆戰風黑和
若孔子縱似馬騖埒乃至無畫處逸韻流空碧又工
為八分氣興中郎追其餘作行草亦足偶擬式專精

古所難兼技況絕迹二李如可作正宜復吾昨聞名
比八載于今奉顏色修髯初飄飄質雅到裾屐憶惜
吾友張朝風述君足奇逸擔簦遊欲州五摩天都脊
海到窮宕壑輒見題顏伯吸彼萬峯奇以助十指力
嗟君負此才不勒燕然石蓬轉市肆間邂逅歌代食
曹霸貌行路俗眼反遭白真識故罕逢妻子當嗷嘖
唯余亦蹭蹬詩筆頗無敵藍狗亦有人凌雲竟何益
各懷矩步傷況是同鄉客握手妙高臺聊足散勞積
把酒為君歌此日足可惜不歌已三年謁語殊剌剌

紀蕪湖事

蕪湖縣寶塔灣居民汪某年十八歲其父於孩提

贖之育嬰堂撫為子嘉慶八年六月二日某從無藉
博遊父論之不從督過之其遂踞竈拳碎兩釜母救
臂至之遂枇母成傷小須其暈絶於地兩股熱而大
炙既甦股肉坌起成丈左股曰不呈不欠右股曰十
五日雷打不孝父母懼甚延道士於雷祖殿讖求熱
香不燃某自爇炭熱之竟不燃某自知不赦初八日
夜縊於廁然竟夕繩絶卒不得死余適至燕湖悉其
事夫父母之愛其子也究遂如是而欲貰其命天威
之無爽也凶人捐生而不改其法夫卷阿歌𨵗𨵗之
羽而庭氏射鳥氏職詳周官然則牛羊在牧必有敗
羣在牧人能斥去其惡者而已欽亮天工幽明一致

保甲遲廢吏不事事以致人道淪絕欲鬼不神其可得乎是故神道設教非誣民也閶闔九重呼吸遂通天高聽卑良可懼矣說者謂雷為戾氣之積物相值則有傷嗚呼使是說而信也不亦瀆侮夫鑒而便於怙惡者乎余故據見聞所親筆載之以信將來且以明天心不諱用刑而順天者啚之不必在縱惡也上帝非任刑殛惡著成憲陽故設斧鉞幽復信雷電輔此乎佑仁草彼不類面所以契聖心每聞則必變自古云神誅常發人不見良由惡既見早已登明譴陳殷師正賢讀瀛州黨編教恥加明刑大憝即屏遠無如身教衰徒取心事辨誤讀在覓書陰騭惑本顧

藉辭擾獄市矢意從末減漸令遊閒多極致倫常外
於此鬼不神從惡益肆慢於此天默誅人猶疑虛幻
諄諄命如斯赫赫德不顯乃能格兇逆就死無悔怨
惡積固滅身武貞亦止遯若人雖不道其始猶可諫
孝弟講庠塾驕縱過童丱其有違教令鞭朴即遞薦
折抑其桀驁振作其忌憚雞有頌食懷草不圖滋蔓
豈遂累辜孽至上達汗漫亮非賦性惡職竟由習慣
初聞極憤怒旋思轉悲嘆且復愁神力無方亦有限
焉能田馮馮下與人為難救先有父兄刑齊則州縣
一惡可得罰火烈於難犯不善善之資剔慝樹風範
毋偽為仁厚以苟避謗訕其去害馬者實為騏騮便

不見雷示威亮工恃雄斷

羊神谷杪過寧原謁魯公祠用公寄將軍詩韻寄亮

州都督陳懿齋亮沂兵備熊介茲

受任作命吏所職固擬孩治亂常倚伏圖終在慎哉

論資署紙尾鉛暫障雄材伊誰信求福臨難獨不回

丈決寅周行肯辭陟崔嵬將吾識所達匪為名震雷

聰明果在窮禍福必先開毋待事變至始虞非意來

寄言壽城者鄭重魯公臺

庚辰初春留別大明湖三首錄寄吳槐江宮保丈蘇

州胡墨莊給事陳秋舫脩撰都下汪均之上舍漢

陽以代答書

山東本齊魯儒澤垂千載云何間古今遂稱難治最
訐訟連歲月越舊成儕隊刼掠既時聞梟匪復相倅
半年佐行省始得悉其概民心實淳樸官方太蕪穢
以此成交惡豈非上征利縱蠹作爪牙養奸為腑肺
務為不可知六康讀應廢庠序盡轇轕閭閻悉凋瘵
凡有訴謁者百計加苦累志在使道路以目無罣碍
察吏示此意親民趨不回偶有服古士夙知學道愛
一再傷沈淪更端步時輩閒有故宄令（陳醇字貞白長洲人知滿陽以二十年冬被議）
虧帑發被逮時正值歲除單民相驚駭謂此賢父母
來者莫與配雖無聽斷才宅心不吝害苦不勤輸將
必至驚薄對家家賣釵釧纍萬頃刻萃以此稱難治

毋厭疲省肉平易民必歸聖訓章章在竊嘗持
斯言公議訾狂悖
野人養君子斯義古有訓糾察賞罰科短長易授柄
剔康孔未優摊捐數日盛查和與委提七一語盤硬
又復責供張駱繹從將迎豈能更牽屬相與郵民病
取償在收漕攘奪過倍稱康平人所難賠累刻無竟
吾欲事調和官民兩遂性先務取其心取財勢則順
近世民若瘠治生各自競不必言撫字但無增苛政
稍為除強梁良儒便稱慶迫至收漕時輸將有多剩
胡乃反此為唯知事暴横終歲恣昏昏怨讟已早孚
民唯待浮收悖直得上請又曰予不才劣梗吾令

周昉為履鼠為惡不陽敎告有心人治民莫求勝
無非同有非無罪同有罪齊治自古然於今竟莫改
夙昔秉微尚所至見弗采不能行吾志卷舌即言退
豈意來山東仡杌襍蕭艾徒為稻粱謀竟作提挈傴
摩掣固難工責備斯有在曾未起況疴坐見增親痗
屈指計偕期拔足出孳海己貽素食譏懸知從政殆
故人勞致書期許千里外匪無裁荅閒執筆中自餒
少小奉庭訓廉隅為胄鎧誰應戀雞肋雖伏淹半載
深負府主懷岳齡安字松庭滿洲正白旗人遇事咨詢再中夜撫初
心汗忽不違悔

自題夢遊東山圖

緬懷東土山卅載勞夢魂詎須雙駿馬祿仕猶可聞
少小有微尚所尚亦憂務庶幾待來年能知今日非

寫捫蝨圖寄翰風

景略不偶世賣畚嵩山側弛擔謁宣武捫蝨吐胸臆
攙攘苦塵沙顧盼傷兆億夷甫豈足譏陸沈難未息
駑駘鳴秋風驊騮久失職江東無鄉比傾蓋要肝鬲
宣武雖不終亮具知人識珍重寫斯圖颼颼蝟毛磔

登穀城山望黃石公祠

一卷書傳素千秋石祀黃名山緣地著孤峯接天蒼
洛子頻懷古勞人此息韁流飈欽汗簡遺躅况仙鄉
風蘭含靈異神期豈渺茫只應呼孺子猶得契真王

巀嶪霞雲蹬斑斕薜荔墻何當凌絕頂重與奠椒漿

祓拔南歸留別姚亮甫撫部姚伯昂學士

杜陵破萬卷一藝得聞罷青蓮泣鬼神馬耳東風射

莫奪西傾葵屢稱東山謝伊誰借玉鞭相將輔攝廈

翔予劬顢預愚性安藿食者常務恤緯心獨發倚柱咤

窮年究今古餘事涉騷雅傳蔡頗追風王阮欲驂駕

約見惡溪從嘉慶丁巳蕪湖苦旱為余疾備作文禱神即日雷殛旱魃大雨如注

詩有旗亭畫乾隆庚戌白門妓薛桃哥以予吁夜春歌被之管弦

好士大興朱下交洛陽賈闇闍遲培風棟梁資養櫃文正公以吏部尚書署安撫閩督招取贈詩曰奇才誇洛陽又曰豫章拔地深夏屋資棟梁遲爾培風厚不獨火色揚

匣劍時一鳴投筆事戎馬矢靖雍梁氣驚振安耕耙

統朝徒策秦仲宣於鮮灞己未仲夏應本贊襄衙門入蜀仲秋即賦歸來可
欒飢負耒敢自厭海上問乘槎河壖視塞歸儒書代
服力雖伏齒旅亞宗臣持使節謂覺羅長文敏公戊辰夏奉使視南河事
輕先趾高跨嘆息輔世才摧食箸前借風喈憫昏墊
手援幸有藉未見全成堤翻使錫成咳狺狺吠相迎
遑遑飛詎不數言諒不犯跼蹐哀知化誓遂江梅志
眷身寶學稼埋齒即遠焚避崖自剔齋時有為貧宜
心困棒擻不遮莫蹴霜蹄依舊躍祥冶衆人爭棄捐
君子轉優假求艾憂瘕癥説甘兄膾炙幸託德有鄰
詎嗟甾和寡匪忘貧賤恥其如山川舍矯首玉泉山
烟水相吞為繫此千里心蔓蔓生如作逝將納履去

晛夢繞茅舍撫時併徇知無寐猶中夜

喜聞回逆張格爾除夕就擒於鐵蓋山用工部官軍

已臨賊境韻

敕罕應逋逆據張逆成擒後其妻子在敕罕大帥檄令致送許以重賞卡倫竟劇壕卡讀平聲卡倫清語外圍也神孫赫斯怒逆裔死何逃張逆係逆酋波羅尼都之孫王相新玄袞謂揚威將軍拜圖龍補服之觸中檻舊白袍謂參贊楊公以行五起家西平青海威著西域宴軍燈照席求赭雪封獲黑帽途逆難假張逆入卡倫被黑帽回子截回紅光馬更高生口供臨陣見紅光中兵馬高大不能抵敵是以敗退山溝猶擲石張逆棄馬滾入山溝猶擲石拒追者篝井漫興

濤繼絕誠

天德[illegible]

恩信若書八城圖入版波羅呢都与弟霍集占俱以回部酋子被拘準部十三年純廟既平準部命護送歸國反閉關拒命遂取其土為回疆八城遺孽役重勞此日欣輸檻從

令罷繇嵗不聞驚馬角盡解買牛刀用命原閑綢挩

𦃇必引鼇頭目八人同時生獲東師歌破缺長楊兩師奏以東省凱撤兵二千護解張

逆入郡西旅遣商豪回王伊薩克遣回子十八護送前識懷先哲乘

時匪幸遭頑猷明德害凶性忖腥臊阿文成公曾言回部性頑難治以漢法宜擇酋建國而設大將軍于烏魯木齊責其賣賊不然恐辦事領隊諸臣或有貪淫等事不過六十年後終當有變今張逆適符其期故參贊武公重進此說　上命直督那公馳往會議詎意三權握偏微

四守牢莠民勳附脅獻縣村民謀以正月十五日為逆其戚先期告家遂以十三日捕獲時捷報尚未至

番子去臨洮回城失守青海生番乘間擾河北及克復回城番賊忽渡河遠遁戮力羣雄

集𢡟渠廟算操尊覩通有氣耕稼變無毛卡倫外每歲至八月

雅大雪封山今以陰夕橋張通於鎮蓋山故云歡合歸一

慈聖王公以橋張通請上謙讓命卸皮泰擬上皇帝尊號上躋敖皇太后尊號茅分渙

大號抃楊戚封戚勇公封果勇侯酬勲容未已酌兕薦春醪

己丑六月十三日泊舟分水龍王廟謁宋尚書白老

人祠

作五言二首宋諱禮字大本河南永寧人白諱英史失其字山東東平人

尚書無人説瓊山有微詞卯瓊山去尚書不過三數十年而刻祠壁詩云更無人説宋尚書

得毋不與之謂同柳下知貴賢固貴備苛求或未宜

老人信先覺覺民事有涯所恐不逮事豈在誇渠肥

尚書袪娟嫉聰斷復兼茲過汶貫河衛公私起瘡痍

不然秉麾節踞床驕如癡以位色拒人㩗功巧搆萁

國是未遑惜清議安足維不涉世途險詎知今則微
斯人不可聞牛渚發哀
詩閑戶憂鄉鄰媿之簞瓢姿
汶水改南流用良非禹績遏其北東性豈伊龍王力
廟正祀分水龍王附祀神禹老人洞水學三叉分南壯裕源則導泉
就下爰滙澤湖空納汶漲汶弱挹湖汐齊魯間水入復出者為汐
下游復引泗擊汶使不激懸流載高地正供輸上國
於今五百年遠矣食明德禍福聳愚蒙榱棟走玉帛
閘河有村落可泊舟康皆祀金龍四大王如何祠白公側屋僅容席神不歆
虛賚民宜道其直典祀誰同符南有平江伯成祖八年白老人築
戴村壩閘會通河十三年陳平江築高加堰閘
清江浦而後南漕得以一水直達

十五日宿南陽再作五言一章寄題白老人祠

三日度河湖偉矣老人績予忖憂惘懷豈僅轉漕急嘉祥濟甯間堤外平如織百里土塗泥利可興溝洫膏腴不自愛頗足當漕白惜哉宋與金（金純字德修泗州人官侍郎佐宋尚書治水者今配食祠中）未有明農力或謂轉重空珍水至涓滴安能問疾苦吏事距川役不思水利興水害乃能革十年五被滌秉耒民持戟相時謹宣蓄導脉疏湮塞灌溉與浮衆並行斯兩益誰為後來者聽此言無惑

一萼紅次同舍韻

嘉慶十六年孟秋應百菊溪制軍招自揚州至清江制軍請策僕謂李家樓漫口之水涓滴終歸洪

澤誠恐五壩吃重災及淮揚宜迅速估挑祥符五瑞閘引河由洪灘二河分引李家樓之水仍滙歸黃河可以刷深宿桃河身百五六十里至減壩迤下本年係放清水不必大挑引河只須將海口新堤接長補缺於倪家灘以下淤為平陸之處抽中溝槽隨估隨派集夫抽築勒限半月竣事以中秋為期閘王營攔壩於水冲刷雖湖流接長然大辰東禦二壩暢掣入黃而祥符五瑞又分減來源則一兩月間新淤必能全刷五壩不虞過旺減壩跌塘才四丈二尺大溜東掣進占自易九月望後定可合龍計抽溝築壩所費不過五六十萬可以節

省之百萬併力相度李家樓矣制軍頗以為然而內外之議皆謂湖水斷無瀰滿祥符五瑞斷難疏通口衆我寡又以事既入告難以中改主於內者獲程主於外者懷怨議遂被格至八月中旬湖水驟至於是閘順清溝析吳城七堡啓智禮兩壩勢猶不減主於內者惶惑失措仍以祥符五瑞引河入告而事已無及加放仁壩過水太猛掣動石牆壩基隨跌遂使高郵邵伯各壩遞啓溢入下河搶堵頗難生工無算節近仲冬而減壩尚未興工湖源已弱分洩滋多即李家樓隨手堵合黃歸故道難免倒灌此局全輸挽頹無術十月二十一日朱

白泉兵備在安東引河工次來促赴工車行大堤自昏達旦既抵行館同舍生有塤此曲者僕因和之情見乎詞錄呈兵備并寄諸同志想有心人共此可慨歎也

夜漫漫恨周橋巨浪又縱下淮之南邑生靈廿場盆竈竟誰與語水寒淮盡淺黃歸猶未轉新漕能否駕輕艅人在秦庭謀先曲突四首辛酸　蒿目懷襄八載究攻沙要術宣節狂湍鐃集六州錯成一鑄新於仍露平灘憋此日補苴何在說機宜篝火更河干況念長星照我怎禁汎瀾

瑤華次壁間韻

安東行館蘆屋幾椽枯藤一架膠葛依然蕭瑟殊甚壁間有那繹堂尚書詞云瓔穿珞纈高架明霞看一庭浸碧滿身清影玲瓏甚節透衣香幾疊輕寒約住解留得而今春色訝石家步障凌空翻起流雲嬌活凄清轉憶前遊是那曲闌干春最奇絕處悠揚孫遶怕者番吹徹陽關驚舞翠虬香雪辭十年花夢應不識今日等閒蜂蝶詩魂遥越更何音清遠姿致不凡樹猶如此人何以堪予山所爲賦枯樹也勞者自歌詩人不廢故譜此曲以赤同

舍

修蔓繞纈宜顫春風藏架陰厚碧一枝枝玉釵頭上

深鎖明金百疊而今絡索蟄龍偃盤雲無色祝阿奴好護枝柯雷雨須看驚活最　最憐明月窺人只濯濯張郎能伴嬌絕影迷離落應拈入春來斷魂胡蝶般清越猶驕客中宵横遂更暗香沁入孤山同漫一江寒雲

譜白石琵琶仙

為徐郎清蓉咏洛神裴照即留別還揚州

羅襪淩波渾不是用檝渡江　桃葉離合誰感神光明璫坐愁絕脩眉蹙含情欲寄怕惱起山中鷓鴣三尺新綃千年舊憾心事難説　屈指計仙侶雲儔遠檇泝清流怨芳節拚取一生惆悵付漫天飛英凝望裡

珊珊細步肯為君更舞流雪只奈翩躚盤桓一時輕別

譜白石長亭怨慢

清明別寫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圖照詞以繫之

剩一片漫空飛絮繞遍臺城畫梁朱戶燕語留人向風前訴恨如許雨絲剪斷休睇入深深樹只碧草萋迷幾慵亂王孫遊此　薄暮任蘭臯極目是處墮紅數東君管領可還記往時分付只一例冷落天涯算煙月湖山誰主忍盼到春光依舊遲遲如縷

譜清真瑣窗寒

長新店却寄翰風蘭風曾容蕉雲錬香都中並示

徐郎謝其菊屏之餞

八月隨塵騎驢早出富兒何戶家山入夢強半對床風雨整歸鞍今宵甫能微宵苦憶霏霏語又感靈光合繞屏香亂也應傷旅 作暮經行處任適漁旗亭杜韋尺五傳觴刻燭舊曲停雲思侶問天壤同病幾人濕芩激楚無悔否算歸來蒯鋏飄零只爲嘗聞祖譜稼軒賀新涼

南阜店聞琵琶

候館鳴檀橃急商歌長空洗碧一輪寒月百丈飛泉傾秋澗過盡西風不發只一夜雙蓬如雪楚客離憂三十載問行藏心共孤雲沒偏付與四弦說 霓裳

舊譜真傳絕肯更弦徐張緩上暫調眉睫誰是寶常身手好奇磬時時驚徹憑一抹雲凝塵減鐵笛李郎風流息任龜年高唱同衆歌能否寫此悲咽

譜介甫桂枝香

將之濟寧訪晉卿雄縣先寄

江山滿目正易水送風力蕭蕭捲地黃雲起處老林低簇斜陽慘淡車塵外磯秋空雄關前矗河三呼凌州一髀手古同足　嘆逝者年華競逐呂西笑東迷殘夢如續書劍飄零到此執鞭非辱董生早就名山業怕霜華侵鬢楓綠狗屠猶舊還知能和漸離哀曲

譜稼軒摸魚兒

河間題壁其守令皆知沿進士詞以誚之

問誰禁若般凄雨瞻烏棲又飛去烏飛休啄饑民屋仰屋乳黃無數留客住騰躡屣挑把依約春前路呼春與語怎斷送年華津渠點染并没颷風絮　賢王業大雅流傳久誤縹緗空惹蟫妬讀書詎必能治賦疾苦務通民訴文易舞看十萬瑤籤化盡江陵土取盈未苦更緹騎背來鄉耆䙝索三日斷炊處

譜稼軒永遇樂

聞吳曹州次升入都計途中可相見過劉智廟不值此去取道各殊因次升以試令攝金鄉首發大難而能收之擢守曹州當三年報政之期急欲面

詢治要良覿既阻輙寄此章

當代書生伊誰無愧為得為處卅載問情拚將磈礧付與檀槽去流愁不盡囊錐欲脫叉手領符榷任便驚聞傳孤城拒賊賊心悖踞城虎　經秋葉落分平頭勸掃飄葉紛紛詎顧耐有吟懷尚堪留此驢背尋梅路只今須記澄泥數千贏得村農賽鼓還須問鳴鳩拂羽鷙鷹化否

前韻

舊縣道中望黃石公祠　祠在縣東黃山坐祠內閑日輙有狂風雨之聲聞視仍晴朗曾驗之甚信

膽穀城山嶕嶢能記黃石祠處夢雨靈風千年見說

亦共炎劉去神師天遺神解天授諸將怎留人住棄

重關纔消貫豐況驚氣結龍虎　猴冠切切分鴻溝

西壤衣繡仍前東顧跨下圯邊一般堅忍陰就陰陵

路紫芝歌寂赤松遊遠剩有椒旃桂鼓休重問君巢

已老好奇果否

長亭怨慢和王西御茂才韻

西御見虹橋外柳株被伐而弔之予適反自鄴中

感而屬和

亂風外月明煙渚綠縞絲垂依依如許桂棹縈迴多

情點點繞輕絮惜春情重拚付與新紅雨怎會得青

青便怨絕長亭吟苦　延佇盼東君不見況說危欄

無主湖山猶是忍重問當年張緒縱杜牟喚得春歸
只橫笛傷春何處滕賦就蘭成悽愴江潭前度

譜玉田湘春夜月

徐郎起隴右三載矣癸未都下見蒿祝部名佩秋
者演紫閣一齣雖肌理微燥鎖頰微削然彷彿徐
郎在丁丑夏秋時十八九也張玉卿爲澤其膚豐
其頰遂爾逼真

望長安衆芳爭繞吟魂一樣看徧春光徧我醉眸昏
蔽日柳棉如雪只小枝斜倚惹意傷春問有情解否
無眠一曲纖步溫存　瑤臺月下龍泉雨後翠爐經
門玉梳招携何處是一雙蘭櫂同夢巫雲廿州入破

柏轉蓬悽斷離根重回首玉簫依約在冰綃半幅留住香痕

兩淵緣起

予齔齒受論語孟子至以不教

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壯者以

可使制梃以撻堅甲兵利慨然慕先聖之神武及受

禮至男子生而設弧門左三日來弧蓬矢以射天地

四方說者謂弓矢禦兵也生而習之明為男子所有

事乃大怪兵既男子之所有事又世事所必不能廢

何以學士大夫職入長出治者平居莫以為意一旦

有急則付之武夫悍卒其甚謂棄也幾何來稍長讀

留侯世家至視老人所授書乃太公兵法與諸將言

皆不省乃知斯世諱言兵蓋自迄秦焚書銷鋒鏑始

也卒至任責人子為將身國同責豈非百世之至鑑哉乾隆丁未春見江寗駐防勁旅調赴臺灣當行者執途人而號哭軍官皆無人色深惟馮水之義利器示人則奸民生心乃求古兵家者流言得孫吳司馬三家之書業其章句苦注家不詳義類猥依文字以為說及得荀子議兵篇乃知孔子所謂我戰則克者甚信切于司馬正于孫而大于吳矣竊謂戰用衆力能用衆力者在先得衆心能得衆心者在善推己心雖曰三軍一人勝勝者之戰若決積水善戰人之勢如轉圜石然非衆心先得又烏能聽其如驅群羊投于無所往而坐待其決與轉哉是故兵雖絕學然求

之于心則其意固當未絶也嗣聞近世以兵名家者有許氏虎鈐經唐氏武編茅氏百將傳武備志戚氏練兵實紀紀効新書曾氏籌海圖編王氏登壇必究李氏金湯借箸十二籌袁氏綈澼百金方具書皆秘不可得求之三載陸續見斷爛篇本或一二卷或五六卷大抵編排門類雷同陳迹又其述雜怪惑事多繁費未見切實可施行惟戚氏爲差善然右僚見小不足窺大勇之門户乃採索左氏春秋國語戰國策越絶書史記兩漢書三國志所載戰蹟以恭伍荀孫吳司馬氏之說然後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則吉祥善事也雖後世兵農迹河復合然

其能者未嘗不依乎以佚道使以生道殺務在順人
情愛民財惜民力以宣布威德而已雖然兵無常勢
盈縮隨敵是不可預也其可預言者唯利地右兵然
而稱衆因地非如材技之可料揀乎衆也又非倉猝
之可深恃乎導言也於是步平陸廣衺以度容人之
數而推日力所極及之曲直銳圓必求其當望山則
測其可否登陟察艸木土石之氣以知是否有水又
望陰以意陽之形規陽以儗陰之勢其是否峻可以
緣登可以覆背足驗心儀移之絕巘深谷必要乎合
曠則度奇阻則度間入隘迎高則度身手必備其變
如是者又三年篤欲以通先民之志補後賢之惑爲

書十五篇名曰兩淵曰將本曰刑德曰奇正曰將道曰將任曰將事曰將權曰將術曰勝全凡篇為雌淵曰衡陳曰陳營曰車陳曰騎陳曰步陳曰五地六篇為雄淵淵為体性明而氣靜受之有容而出之不竭鴜雄猶言內外也抑以舉男子之職明儒者之效使是書而不用也則紙上陳言小用之或迂踈無功然而有勝殘去殺之君子者執軍命以當勍敵其亦必有所取于此也乾隆癸丑十月朔旦安吳包世臣書于宣州南樓

蕭何功第一論

帝王之起也必萃羣材而功之成也其成敗得失之故必有一人焉主持之而關係甚大機樞甚捷故其勳業有時不必顯然人耳目間而論者平情察之乃爲顯然者所不能及昔漢高祖既滅項氏大封功臣以蕭何爲第一諸將不服高祖喻以人狗之說及論位次諸臣又首推曹參鄂千秋以何素守關中遣軍補遺給食不乏爲功在萬世然後何爲第一之論定高祖嘗論三傑曰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吾不如子房鎮國家安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似良高祖

之意亦首良而次何史公謂良從容言上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皆不著似史公之意亦以漢之存亡繫之良又比信于周呂太公而齒何之烈于閎散則又以何居信後然則高祖之心欲何第一者其果以何為故人而私之乎然吾嘗觀項氏既得天下而卒失之者而知何之功在漢廷為最盛也項羽暴戾滅秦所擊者破所當者服初入關幾危高祖及軍滎陽侵奪甬道相守廣武漢軍屢敗當漢王乘虛劫五諸侯兵破彭城奪其根本衆盛至五十六萬而項王以三萬人奔回擊之一日幾盡及劃鴻溝東歸漢兵追之又大敗雖垓下諸侯皆會然猶敗信兵是信雖善

戰尚非項王敵而知項氏之不滅于信也夫治兵如治家家周于財遇凶年而不饑軍周于糧兵雖困之而人心不亂當項羽擊齊漢王遂得以入彭城項王無謹守營衞如如何者可知故淮陰乞三萬人破魏趙燕齊以絕楚糧道彭越數反梁地與劉賈抄絕楚根項王內無可以托國之良臣懸軍深入八九百里迫於險阻不能進兵雖屢勝而力疲食少是以漢王得乘敝以破之假使項王有治內之臣肘腋有備輜重相繼則進可以兼弁退亦不至于敗亡矣高祖獨懷遠慮以全秦委何是以兵雖屢敗而天下終歸必得則以內顧無憂外可待時以暇制急也是故漢無

良信固未必能削平天下若無何儲兵時粮以濟困乏則一敗不可復振人將乘其虛以襲之不惟良之智信之勇未必有成即關中之地安能保乎楚之敗也如彼漢之興也如此則信手何功在萬世矣淮陰陳兵擊趙廣武君說陳餘曰韓信糧食必在後願得奇兵絕其輜重龍且救楚或曰漢兵鋒不可當深壁之[待]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之降故深知兵者未有不以粮道為先則何之安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是以惟善治國也其於治兵亦萬非參之身被七十創之功所可比擬矣然高祖之析諸將也以何之功為發縱指示余謂良常畫奇策蕨足當此雖韓亦信在

指使之中以頌何守關之功固為不稱然而何之功無可

與比若固不必藉高祖之言以增重也

蒯通論

世人多言漢高帝殺戮功臣余觀高帝之不殺蒯通而决其不然也以雍齒之夙怨而先加封盧綰叛後且欲待病痊入謝黥布陳豨之反也雖親征而皆就戮于諸將所最畏者淮陰以偽遊禽之降為侯而處長安彭越有罪赦為庶人而遷之是其無意于殺也明甚其卒也皆死于呂后之手而世不察以為高帝罪亦已過矣難者曰以韓彭死于呂后明高帝之不戮功臣何必决之不赦蒯通乎應之曰通勸信反其罪宜死即云各為其主又非季布欒布貫高田叔等比也高帝之所以不殺者念功也淮陰引兵至

齊漢已遣酈生下齊信欲止通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發使下齊有詔止將軍乎何以毋行信從之遂擊破齊齊烹酈生論者常以酈生之烹為淮陰罪即史公亦謂通亂齊驕淮陰其卒也亡此兩人是亦未以通為漢之功臣也昔高祖至武關酈生以利啖秦將說下之留侯以為特其將欲降不如乘懈擊之遂破關入秦項王既劃鴻溝引兵而東留侯又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則善謀兵者固未嘗拘牽小義小信也假以酈生說下之故而兵止當漢王困京索之間齊近在楚之肘掖其有不反漢為楚者乎漢王以五諸侯兵入彭城一敗盡反漢為楚是其前事矣况淮陰

既破齊又破楚兵二十萬殺龍且骨鯁之將及武涉之說不行楚必分重兵以備齊當龍且大敗之後又分兵備齊此楚之所以兵少食盡而有垓下之敗七也故淮陰破齊乃楚漢存亡之關而其策決之于通故通之為功于漢甚大難者又曰淮陰不擊齊必引兵至滎陽廣武之間與項王決雌雄漢王得淮陰助未必不勝項王何必襲齊乃成勝勢哉應之曰項王兵少食盡解而東歸漢王食盛追之而又大敗及韓彭皆會垓下而項王擊陰齊兵仍却是淮陰雖善戰非項王敵也况益之以龍且二十萬之衆而又無強齊議其後乎故通之功唯高帝知之矣然而呂后必

誅淮陰彭越者何也蓋高舊將如張良陳平等皆文吏自愛周勃樊噲事呂后日久唯淮陰自楚入漢未幾即南面而王彭越雖數反梁地然自以兵屬為魏相國此其位高才雄斷不甘為呂后用呂后為人剛毅其稱制之心在高帝時已具夫高帝呂后皆天授高帝封吳王濞知其應東南五十年後之反氣告呂后以相王陵陳平之後非汝所知然則呂后豈不能知高帝之未能久臨宇內手産祿庸材不足當韓彭故必以討先勳之名為劉實以為呂觀孝惠崩而哭不哀是其于劉氏可知也故蘓明允用董之論得矣高帝歌大風思猛士及白馬之盟與廷臣歃血非心

懼吕氏之變而何是故心偉通勸襲齊之功而借跖犬吠

堯之説置其聳惡相背之罪以此言之則高帝之不戮功

臣也明矣

練鄉兵對

嘉慶丁巳季秋既望世臣謁大興朱冢宰于皖江節署冢宰喟然曰楚豫匪勢猖獗糜爛人民安徽西接黃州北邊固始勢若處堂吾子亦有萬全之策可近護桑梓而遠戢妖氛者乎世臣對曰為政之道先戒為實冢宰戒之矣觀今之勢不強民而令不擾民而強莫若練鄉兵冢宰曰今勢極苦無食庫帑不能支銷募捐莫應則鄉兵之餱糧將焉出世臣曰川楚初招鄉勇日給人錢以二百文椎鋒有績世臣則竊笑之卒有新野衍豁之役者勢然也今仿行其法即多慕義急公之士捐餉數十百萬以招集無賴散處鄉

邑世臣恐練之未成而安徽已亂也以世臣之法行之合安徽州縣匝月之閒費不及銀三十萬兩可得勝兵五十万人冡宰曰甚哉吾子之說之奇而震人也果鑿鑿可行夫老額从爾後也世臣曰孟子有言位卑而言高罪也贊皇謂賤者不當議令子瞻以為有宰相之風況世臣桑樞孺子涉世甚淺稽古未深叓非有討議能裨少岱岳之高溟渤之大然聊閒之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不忠不智又世臣之所不敢出也且世臣邱墓之邦冡宰為之棟棟之隆世臣所庇也太宰好察言賢不弃負薪誠惶誠恐獻其末議竊鄉兵之練也上下均其利乃利則未収而

先已不勝夫害者則以制之未得術也昌黎之言利詳矣而未睹其害趙充壁五欃之說止見一偏夫必盡知其病若乃能收其利盖民無所餌則不應命人給以糧則不繼其病一藉農爲兵勢不能集城而敎習迫揀閱技仗鈍弱罰不可勝罰勝則激其病二強梁之徒投以兇械欺凌爭鬬滋生獄訟其病三其卒長總領兵衆挾持官吏短長少不稱意則橫呼狂嘯桀驁難馴其病四汙吏激之奸民煽之或至不測其病五爲寇集衆鹵莽撥調彼既無所顧戀過數輒潰其病六滋賊既戢鄉兵當罷不能業歸書後爲難其病七應茲七病而不得制之之術敘議多中沮而鄉

兵之利更代莫收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矧江皖民
多勁悍戇直好氣矜鮮有詭黠不可馴馭之輩宜明
飭守令實力奉行後法課績視為殿最令下州于文
到五日內即行詳切示諭十日外即自備日需減從
下鄉乘為習勞以先身眾喚集附近各村知事衿耆
為人推重者賜坐與食面行愷宣盜賊之害團結之
利使眾庶曉然共信官長為民籌畫保全之至計而
無調遣陣鬥之患嘗見村庄延教師演拳棒子弟無
不踴躍旁觀亦見獵心喜而同演習者其患難救援
不啻手足況乎官為置師以慫恿其前又鄰有匪務
以怵惕其後而不欣然從事者哉巡鄉時一面給門

牌查戶口略改十家為甲之法以二十五丁為一甲其業儒及行賈者不與立其素為衆服者為甲首甲册成乃議派兵古法三丁抽一令州縣十六以上五十以下之丁壯常過十万五而派一則邑可二万人家有六丁則正派一人餘與别戶合派戶一二丁者并戶派人輪操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兩置長即以甲首操點兼督教閲不附兵類憂愚相卹善惡相保同兩人素有仇怨長為解之坊郭工商一律編派兵法四兩為卒鄉兵若置卒長恐聚人較多難制故相卹相保至兩而止二兩一師令擇兵之能者或武生及邑之有材技者充當優給餼食於農暇教以技仗步

伍器械用長槍倭刀腰弩就材分習齊眉棍令皆習之壽蒙平原近賊烽處加習竹藤狼筅鳥鎗過山鳥一切火藥器具仍禁民家不得藏造熕鳳爐六家有器械他处官酌造給費不敷則用纏竹鎗合竹弓柳條箭貧富必均其役古富者出財貧者出力之說斷不可用其好有義願輸備兵需者從優奬勵不願者不強各兩彙冊呈令令據總冊割為幾鄉鄉合兵千餘人於各鄉度曠地為演武場每季就閱清冊內但記家長姓名其丁多當出兵兩名者兩行記名丁少與他戶合派一兵者兩名竝記一行其家願隨師學習者皆聽值季輪派應閱之人兩長臨操呈單備點

閱後于清冊原名下註云某李某人應閱暗記其能
否以備其查核每單止二十五人兩長可以立辦其
師之名毋則注于每兩之冊端閱時不精校仗坐師
不遵約束坐長優等多者師與長有賞凡令下鄉閱
兵甲日閱子鄉癸丑鄉牌乙日閱丑鄉癸寅鄉牌鄉
里既無驛騷又使莫測定期平時不致怠廢閱法比
營卒賞差厚罰差薄行之必信其兇横滋事為民物
害者兩長白于閱時據律重懲知情而長不白事發
減二等坐之間有拔衆之能數閱後即申請褒異披
于營標效用以明樹权材力之益陰除鷙悍之害且
各州縣俱有豪在大府籍有急易以聯屬閱畢照文

課例榜示優等于鄉盖兵有常數而無常人則無逃
籍與無事而食之弊而有人皆習兵兵皆可用之效
又仿古更樓之法增損之每二兩而聯一更更各植
高竿使可揭燈夜以五人執仗擊柝巡之度地形使
數更聯為一會夜有盜賊即懸燈擊鑼下更應聲則
起賊處止擊下更望燈即應懸如法直巡人分守隘
路賊就執則某處先落燈餘以次落見燈聞鑼而不
應同議定罰例戲以驚人者罰出合會巡夜酒麪燈
燈油錢部勒粗就則議劃兩為里約以百家立衆推
知事者為里長舉行保甲鄉約各令與并仿古義倉
之制諭同里隨力輸成公堂以備脩添器械令閱兩

載之後專于仲冬就縣一閱賞罰揀擢法皆如令弁責令成甲日下諭各鄉使丙日來閱戊日即返人往來三日公堂給費二百四十文每里所需歲不過錢三十千文捐公自利不經吏手勸諭應不甚難也公費漸多則勸貯粟糴糶備災歉皆里長主其事而令稽其籍封疆大吏時差親信人員廉察守令勤惰于大計外叅保其尤以示勸懲夫家結為伍伍結為兩比户相為保卹雖無賴群横所向皆遇其敵流匪聞風勢必遠竄來則人自為戰據扼拒之易易耳本境苟有稂莠則無所得而必成擒又可以黜消覬覦相率改過以自崇正業是故農事不廢而鄉里日睦追

骨漸息而敎化可行也永守不隳治道在是更無容憂罷散矣夫民習戰鬥則心能自固而流言不能以搖惑練有法制則人皆適節而烏合不至於放縱計一載造册獎賞之費于官者若千而什伍知方城郭不露若網在綱唯吾指使七病盡去收利無窮雖古之靜能守其所固動能成其所欲者亦不出此矣且城者所以守地鄉鄙雖入保得全而室家無復舊境况今城中類皆淛客一旦有警則唯坐視鄉民之流離顛沛而莫能爲策如何其不早立苞桑之計也哉安徽現屬平靖尚可及也近乃調兵遠戍使齊民驚恐奸民得肆其訛言毋乃爲非計乎然而殺枝仗嚴

步伍不得其術終亦無濟于實用凡一切製器及鄉
政條教茲皆未及詳唯冢宰祭訓之冢宰曰善吾子
老其材充其氣以備大用洛陽年少不足多矣世臣
謝不敏而退越二日冢宰命筆爲書以獻卒爲臬使
所格不果行

安江賊對

獻卿兵議之明日冢宰曰斯事體大同官意見不諧非吾所辦也近皖江境面五百里水盜縱橫或言楚北停運水手滋擾或言安陸漢陽告急匪勢甚熾意欲遂東此其嚆矢舟商攬貫剽掠及身野渡村漁斗米斤鹽皆見搶奪兵弁巡江曾未遠城裂檄碎舟日常數輩斯事甚急子為我策之對曰楚運停已三載為盜不俟今日匪果欲東勢可直下無須先殺且潛匪入境必約期分待大股齊發斷無漫肆小劫之理此不過安漢難民流端殘生耳來流民弱則丐強則劫自古為然今江面五百里而水賊不下三數

于人措置或失岌岌之勢也以世臣之策行之旬日間可不誅一人而江賊自盡且收以為利然進其愚忠豪傑不能用也安徽憂賊東下共捐銀五万兩議招水軍而未决夫投軍者皆無藉尫丐且不習水出江而伏匾者十三四今江賊皆楚人長于舟楫慮無五十以上二十以下者性剽氣悍自兵興應募充勇見于戎習技伎被賊脅流進退無路近日商艘結幫而行日中而止劫掠不便故小舟米鹽一切剽取亦足明其為飢所驅非素習剽人者已今誠設重募於各口懸格愷諭招應水軍彼前得安生後遠死法其以令必待讀檄之畢也懷之以恩簡其強而知事者

別為哨長以領其屬派幹弁分轄教習万一有警彼其父母妻子皆被匪毒其恨匪深入骨髓因其情而撫用之倍于常兵無容以楚人而疑有奸也此與招徑丐不習水者功利相百也冢宰曰善然安徽無戰艦人言每樓船一費五六千兩故招水軍歷三月而議未定行吾子之法江賊安誠可必或言不備戰艦猶無用造之則費無出奈何對曰非無唯費不支也亦曰不暇給樓艦之制高二丈五尺長十丈檣柏竿非期不成此古人侮敵之師非應急之用也今以意創分水龍百艘艘用銀百五十兩耳其制船底尖兩頭銳如梭度載人水痕所及上五寸置轂貫船外

着輪夾船船二轂輪員齒板舟中發轂以足如水車
法平捺棍出走圓如太平船式外垂板衛輪及水二
寸以截行艦之機上架　蓋牛皮幔如木驢以禦
砲矢旁開銃櫺左右各置三子穿山鳥一上厲之
入船蒼而發無不碎者皮滑頂尖不能鈎着往來梭
織倏忽如飛無桅倉不受風力以輪分浪極穩其發
飛鳳筒者去幔筒增損古法以竹圜四寸長尺四寸
五寸上去節炙取汗令極圓平砦水浸透使不粘火
取四層錢落之薄而大者和潮腦松香斑毛膠為小
餅襍今花炮藥最上者實之人三筒高可十餘丈藥
餅附物無不粘焚者得此截江雖精兵十萬不能飛

渡也冢宰白善世臣曰招安三數千人五萬之餉佳
支七八月耳冢宰曰然如何世臣曰嘉慶紀年以來
八卦門外新洲出水濶約二里長約十里大漲不没
洲頂其旁水深處不過二尺是可圍為田也宜查明
有無人報水影妥置歸公應招人令冬且使住營習
規制及一切枝仗不可遽勞致生惰懶之心開春正
二月間春漲未至時出令圍洲分段督工堤厚一丈
高五尺外後清丈以方五畝為畛約可得田万餘畝
人給一區動借公帑無礙之項優給牛種鋤棚督令
屯出且洲勢扼城上游實為最要與屯其上尤得地
利成熟時十分取二貯公以備潦歲給餉陸續製備

單裝一隻之後人有恒產各懷安居則善建不拔若矣家宰曰善翌日語長洲察兵備鎔白包生真奇才其言應變不窮確鑿無飾說然老夫旦夕且去此未即用也兵備退謂世臣曰吾子說又不行矣江賊吾責也為吾思其次世臣曰是有驅之而已行吾法十日內江亦可靖賊船皆楚中雙飛燕易辨總計其人雖多然分散港夾曾無銜尾聯檣至十艘者每艘四五人是大群才三四十八耳賊畏與同人舟小不耐風浪難挂江宿也亟飭本屬移書臬司轉飭江北州縣一體捐廉添捕移營勒兵協防但守港口不出巡江計五百里內南北港夾可宿船者不過四十餘處

共十一州縣分每邑四五處耳每處漁船百數日輪十五船應用三人一船每縣兵役約二百人每日費不過二百兩曾未足辦一宗盜案耳蠹示張掛港口凡雙飛燕來不許入港違者捕擊彼必奔前港又不得入各覓便地暫宿不能聚集定謀又無可掠取必東下去安境矣若江蘇倣此行之當窘而入海耳庚幾下策之得也兵備從之不及半月江安二境舟行者俱無恙

籌楚邊對

嘉慶三年十月世臣應陳祭酒之招至湖北友人傳臥雲言世臣知兵事有奇略于湖北布政使祖公之望祖公枉顧世臣諮答祖公延至客室屏侍者而告曰自嘉慶紀年兵興楚北最為糜爛賊烽近雖少遠然奸民伏莽隨處皆是制軍防竹溪撫軍防邑東提軍防興山與秦蜀接壤之處深岩密箐袤延千里節節左右合計兵勇尚五六萬人而昕夕驚恐流言曰至從前招聚鄉勇節次裁撤數不下二十餘萬鄖襄荊宜四郡或數十里無人烟裁撤之勇無業可歸流徙攘竊在在可虞藩庫現存款不過五十萬連扣存

報銷軍需部費十七八萬尚不足七十万各省調撥無餘司農錢于仰屋此間名為省垣存兵不過數百人各郡邑或至不敷看守門管勢同火上厝薪如立至吾子亦有奇策可以保護疆域使之少安者乎

世臣對曰智者常因敗以立功豈止少安而已乎今春二麥大熟漢口近在隔江存糧不下二千萬石有鉄行十三家鉄匠五千餘名又鹺商之所聚庫內存扣銀兩介公私之間是可動用閣下再作札致鹺使集鹺商之捐十數万合銀三十万兩以十萬兩買二麥以三万派買鉄行之鉄督各匠晝夜趕造農器數十万事約工價伍万一面通飭各州縣出示招散勇

之逃流亡者妥為資送前赴襄鄖一面派委曾帶鄉
勇為衆所信服之文員前往度地勢擇屯每屯相去
以五七溝為度使聲勢連絡無論逆度及逃亡故產每
人給地二三十畝農器二三具種籽口糧若干漫撒
麥種即就墟落居住不必別搭棚屋若輩久經陣戰
大率有胆力無家室防兵為其藩籬年底必可播種
齊全正二月間稍集什伍演習技藝以勵防兵之氣
其地荒蕪二年收成必倍比及夏初賊匪探知麥熟
并力歸來以逸待勞其勢必敗威聲一振可以扼要
設防漸減邀如之時一麥之後以洛擁穀數十石已
有固志官運其伴赴襄漢口糶賣為置伴具秋後酌收

五分之一就近撥濟防兵口食即在各兵應得糧餉內扣收以歸原款楚北行之有效秦蜀必相繼仿行各屯力足自守則兵可專意剿辦賊內不能耕外無可掠聚益多其勢愈蹙然後開以生路勦撫兼施茲盡霧消可翹足而待也祖公曰善囑條其六事上之兩湖總督景伯湶伯以示襄陽府知府知府聞之曰楚北兵興三載動用錢糧六千萬將來不能報銷者約十之五均指此差以為弥補今招集無賴以興屯田其成否既不可知而報銷窒礙恐大府將受無窮之累也景伯以為然遂駁其牘

上朱宮保太宰書

癸春原讀手札陰之寔情溢于言表時有人以不義相屬世臣謬辭為拒未能奉覆再于邸報得悉新政寅亮之勳煥然下慰私忱如依几杖世臣往返楚蜀自春徂冬程途萬里崎嶇澎湃極水陸之壯險未至宅荒屈平廟蝕濯明妃應節之登俠奉問月之岫雪瀨夏寒雲岩畫晦徑絕鳥道峽無柮下矧復目接銛鋌身偶腥骨數乘險絕瀕影自憐踊登高臨深之訓彌切慄慄心目交迫發為詠歌數月之間得詩百首世臣少耽篇什頗無涇渭旬奉清燕逈辱獎許以為庶幾作者以楚騷謌嘈聞郢江山之助志趣因焉

然疵纇莫貭誰与知非匝月以来飭身接物皇皇如
失唯期貞此初度遠彼指摘前詩云頓絡保素絲不
貽鉅于哀猶此志矣詩若干首都為一冊閣下政閒
閱之足以知其心之所存也至于覩炙未可前期無
任瞻仰馳念嘉慶四年十一月十日

上朱宮保大司農書

世臣頓首再拜言宮保大司農閣下世臣于客冬去楚遂至金陵讀禪室肆力舊業秋將再躡重負栽成默念受知深重恐遂不能自効馳驅着其隆寔以仰副樹人之至意閣下嘗謂世臣敢言而不甚允用敢以言此自効竊附野人之義唯閣下鑒察書曰一介臣心休休焉如有容以能保利子孫黎民孟子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善優於天下惟閣下休休好善之心古大臣無以或過卿大夫之名在人口下逮儕輩人士一藝可嘉為執苑所齒及者隸籍門下十以五六然閱歲以來道路間言閣下稟引舊知頗涉門戶殊

無赫赫規為聳動觀聽雖論思密勿不言温樹必有外人所不及聞若然天下屬望甚切閣下膺天下重望甚久其亦以何饜蒼生引領之意乎昔若孔門考以四科稱以四友蓋政事言語奔走禦侮之材莫不咸在焉匠氏所急先求楣棟而後彫鏤之華醫師所用不廢劇殺以輔參苓之闕方今秦楚隴蜀轉戰未解江淮吳越水患頻仍意閣下其亦廣闢衆途務延奇俊納落落難合之言舉鑿鑿可行之策惟器是使不次論功政績歌于黔黔髮軼可詳之汗青使奕祺想象風度與起于載其為深根固蒂長生久視與吐故納新熊經鴟引所得豈不相万哉若乃富擬乎子

擬同枚叔詞而徐庾才健燕許之流兼收並蓄以潤
色鴻業歌詠中和斯則成均礼部之職也其或靜篤
公綽虛致張蒼簡行懷慎潑軼蕭璃于以矯揉華靡
標準浮夸則又所謂東之高閣待用之輩意者其俱
非先務之急乎 世臣 固陋未能喻意故悉愚以閑左
右柳閑古之為門下士也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
不煩然長安百萬家其能以此自達者當以千百數
計固非閣下所望于三千里外之檮昧小子也 世臣
近學農家法家皆有所得而尚未成書其急名欲多
上人之心亦漸就剋省須之三年或能淨盡謹附程
生隨討之便泐佈區區不勝惶恐 嘉慶五年十月十

二月

說儲緣起

嘉慶辛酉孟夏天津姚季光承謙從余游年比成童志性拔俗夫師以成身故與三節一日之長所知宜言導以讀書經世非科第間事瀏覽閒編論今古成敗所問難或中肯綮遂請救時之要語答四萬言復以群縣繁要又别說保甲學政戎政農政亦四萬言命之曰說儲以文多分為上下二篇果能沈潛思服觸類而長則可知在是惟世所以置之耳用必遺身俟諸名世翰風曰君子之為言期有利於斯人而已倘當路君子愉然存勞心之志求身請益亦所不隱也

上篇前序

國立於三行之以一夫維以德養尊以威合衆以財財匱則威不行威沮則德不立非即横潰四出之患也而天子已孤立於上矣且夫法者所以一民也犯之而不行則法固弛矣法弛故利潑於下而財匱於上是故居帝王之尊秉恭儉之德以號召天下求安吾民而莫之或應則自棄其法而已先聖之言曰王國富民伯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然則倉府空虛非天下之公患也患民急而已然而一二言利之臣方與摟括錙銖事鄰剽竊是使膏屯於上澤竭於下是速貧之術也傳曰危若不可以為安

亡者不可以為存則無為貴智矣况以貧而不可富乎夫天下之士養天下之民至給也然而愁歎盈室凍餒相望者民不著業業不歸農而食用莫之制節也夫好善惡惡民之性也饑寒交廹奸宄乃成然而握金珠枕錢布餐之而不能飽也衣之而不能温也然則天下之富在農而已夫無農則無食無工則無用無商不則給三者缺一則人莫能生也虛于士若介介無能為人生輕重者而位首四民則以生財者農而勸之者士備器用者工給有無者商而通之者士也然則修法以勸農使國富而主德尊抑末士而已今者民無毀籅莫安其生吏無大小各憂其貧單

國告需上勤
宵旰調不給捐輸不繼雍良[梁]荊豫跳梁百萬而兵弁
望風逃北群邑為墟淮泗偶被水災數百為群露刃
望食者千里莫敢誰何而公卿懷胥吏之心貴戚襲
國人之視無肯暫易其營私之智為國家深遠或乃
駢金紛紫坐觀嘆息以告無罪夫為政有機知其機
者能因敗而為功轉禍而為福夫勞民易為仁弊政
易為善詳觀勢時兵弱威屈民貧財絕貫富強之資
也抑務先義而已夫見目睫之效者忘遠大之圖守
府史之說者毀治安之器苟有用我持此以往雖三
代之盛不可妄期漢唐二宗必復見于今日也

上篇後序

論者常曰生齒曰益而地不加多是以民必窮困非定論也今法里長三百六十步當官尺百八十丈畝積二百四十步開方得七丈七尺四寸則方里為田五百三十畝方十里為田五万三千畝方百里為田五百三十万畝方千里為田五萬三千萬畝今者幅員至廣錦州以東墩煌以西隸版圖者各萬餘里其内地係賦之區北盡邊墻西距嘉峪東並海迤嶺而西南界交緬以天測里今尺二百里當一度南北相距二十三度半東西如之俱徑四千七百里截長補短約方三千六百里為田六十八万六千八百八十

万畝山水邑里五分去二為田四十一萬二千一百二十八萬畝前此兵革未起戶口極盛時為人七萬餘萬口而工商籍皆兩占兵疫喪亡在其中以田計口約人得五畝有奇通以中壤中歲畝穀二石五斗除去桑田歲可得穀十二石中人歲食穀七石糠秕飼雞豕則耕六而餘四夏冬所獲山澤所出不與焉且中夫治田二十畝老弱佐之可以精熟以口二十而六計之使三民居一而五歸農則地無不墾百用以夫給人所必需鹽鐵燭油田有上熟二麥蜀芥麥鹽芥鐵桐柏貿油壯男耕樵壯女紝炊老者飽溫幼能就學搜剔奸回勞來孝弟民樂生其戴后德吏政

洽氣和災癘罕至國富君尊兵革不試言雖大略治要祖倫行之一年英乂立朝行之二年草营去野行之五年可使足民行之七年幾于刑措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上篇序目

近日大吏頗勤圖治而治之大端則曰彌補上達者日事追迫密飭者相勸挪移夫虧空之罪至重而牵連之獄至多凡屬主守官員皆若朝不保暮自救身家遑恤政體徒假賦斂以說詞無關積貯之實故宜普布渙心絕其瞻顧使能實舉法意勉臻循良近日先務莫先於此為第一

知勇才辯民之俊秀自非澤于詩書鮮能飭其行檢若復内廹困窮外遭沮抑決憤熒衆每為厲階夫倡亂執詞必指墨吏墨吏寬酷才被數人奸民口舌遂揺衆志求之往古多羅斯難難賢相輔政治以二科

其才大而措意于正者求而進用之教誨之使不儕于等輩其才小而措意於邪者求而誅殛之斥辱之使不齒於齊民故下志得達而吏無廢事逆氣不萌而國無卒釁也七八年來西南多故惟畿甸江淮致為淳愨而刼官掠富者累牘不問計驅力脅者知民相望吏畏民而貪益熾民玩法而生益釁曠才在野可為寒心誠能致之以實封使吐其氣領之以職事使致其心則健者可以戢亂淳者可以撫安即強梁之流鷙悍之輩亦收驅策之勞並絶兇橫之禍夫屈抑既久擢拔知恩致身有途自新為易求士固是常經拔舉尤為奇策且于今纓冕非無曉事而稽其拖

施尤乖意議蓋為聞見曰非遂使學識交喪誠能數以朝氣作其本心奉行教令亦庶幾矣是故精選院御委澄京職亦即精選京職使監外郡既革聰頑之源復援舉刺之柄責核名實鼓舞廉恥下愚不移蓋非數見之乱與治斯其要樞為第二

刑罰之設所以救弊流弊之極各有攸偏世輕世重斯其理也條其敗壞政教于時最切者以為發凡推類以求伐柯不遠為第三

饔飧不給非所以優尊賢經費不敷則無以責廉恥官貧志汙寖忘本職所自來已略仿故事條別職守離跡似吏張而事無繁擾至于整飭外政功係親民

詳揣人情歸于寧靜使議政者不憚一勞則利及數世當事者量行一節亦澤被偏隅採擇由人列方斯溥為第四

理財為古人致治之大端尤此時當務之最急凡舉事不利於民者必不利于工詳度時勢條則其宜法舉則踊款凡歲而收屯成則支項五載而復（西屯千万 北屯三百）（万河工二百万 約千五百万）丐省帑力所尚能支亦吏才所必能舉防檢極寬流行自暢為計似迂收效至速然前四者不舉則行之或未能如指也為第五

上篇第四目附論

夫史者所以繕行文移檢校簿書習土而明風俗近民而究情偽漢魏以前皆出身辟舉傑才間出每至公卿唐宋以還屏為流外絕進身之望去代耕之祿然而居其地者以長子孫故紳無世家官無世職而胥吏承襲徧及天下惟獄為市弊極于今前有部臣因經承招權太重又皆紹興客戶盤踞為奸建議盡驅之反為苛輩所要敢加飯銀乃返視事遂謂部務非紹人不辦莫敢復議斯皆吏不事事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者也今命以級賦以祿慎選士人而授之精考課績而進之出身有途則人皆自愛饔飧有賴

則官可執法優者累考而遷劣者因事而黜使我髦士藉此覩政時以土風詒其長官斯亦與地方賢士大夫共治之遺也至各役並無名粮日供差遣微忤而刑杖輒加坐贓則罪過平人舉事無名莫此為甚均是人也而立以為官長謂其賢能撫衆才可理劇也今處職者官而理事以友使友誠賢也當路者固宜羅而用之不當聽其伏佐人幕已也誠不賢也而使與人民社豈不殆哉夫幕友大抵刻薄奢侈貪汙無恥之輩長惡圖私當路者莫不知也然予嘗與議去幕之說則啞然莫應固以相沿已久重言變更况今之司刑者問以律式輕重而不知司户者問以錢

款出入而不知司吏者問以課選上下而不知十常五六也去幕友則倀倀無所之矣然思刑錢脩脯重者及千輕者半之微覩書批諸小席勝設僕從之費每友亦不下歲二百兩計一縣延友之費約歲二千五百兩而大縣之廉不過千兩曲狥陋習身試刀鋸甚無謂也佐貳助理名理既順勞逸斯當其幕友果能通達治體可以上書新科取進不次亦無棄才之嘆矣古之設官也使賢治不肖不以畀臨尊今巡典受級僅比生監丞簿出身已劣舉貢故自弃于清流益自張其橫肆長齊民不遜之心養小吏無恥之習誠使貴賤相承足資臨御則輕吏之俗革賢賢相推

廣為辟補則况掷之士[illegible]又令學宫飾覶學師倫敦職冗于胥徒行汙于駔儈良以分既失势地又居貧淺遅之使然也令以丞理民後使兼學則德以威將刑國禮重詔令以選學之源佐令以教化之實制時之宜庶乎有中四民各有生業親友有入仕途遂輻輳以從情民試思無此依賴將能不食而飽不衣而温乎游食集署非本官所樂從冷面所向盛氣所凌加以閑防所束蜚語所指盖十人而八九不堪矣徒以遠路費難隐忍牽就或逢意外之霙竟成流落又有千里投親而越出差遠省降補不歸至不相及常至摧折中途化為丐盗已力可食儉則易給及事乃

悔嗟曾何及是故延幕之裁非以絶搢紳養才之路也隨任之禁非以阻富貴姻睦之心也裕官財以教廉禁民罷以敎富人情之大原而王政之急務也

下篇學政門附論

以上學政諸條一皆生于保甲保甲未明則跬步呈碍矣夫為政在正心以求實效在細心以審真偽好名高者舉善政而害人求速效若推至誠而不達夫令為親民之職天下雖廣積縣以成故其職為至要而其治為至易有心之士差知其要而震沮以為難故一切委蛇從俗波靡此所以教化淺違而民生日蹙也夫轄隘職近廉問得之真一易也權專任久威德自制二易也一事得民勸諭遍孚三易也故學為政者必先求民生之要初任職者必先求風俗之略夫千里異風百里殊俗淳漓相較去若楹莛而樂安好

善得白吏姦若初無改也故令之得民至捉莫如擊
滑吏至信莫如革陋規擊猾吏則得外奸革陋規則
絕內愧稽檢圖籍一月可畢巡城下鄉必勤問勞慎
無先於紳富就八十以上若偏問之可得人才地治
之概即其未賢教民長長亦未為失也巡轄既周就
聞見以較錯互亦可十得五六矣威名既振而優禮
紳拖清操顯著而愷諭溫加不驕巨室不簡細民實
心謙德以張信威令之下如流水矣然則操約御繁
三月而保甲可舉身勤術簡三月而保甲可成山川
既悉可教樹藝之宜聞見既周可得賢能之實長正
得人老望不失追于期月教條粗備然後利導以措

學選掇以教禮雖非郅治廢幾補苴之益矣視此以往中材可企苟覯者指為迂遠之談行者昧其先後之序則良法美意反為厲階咎歸作俑非吾所知矣

下蜀城設門附論方

令鼓噪直進設將臺南向當先為旗台西向直南豎鼓門其開口十人左右

以安捧鑼旗于背之旁毛手執鳥銃立于伍人之前將鼓皆立後更請主將下

通將乘大輿四人舁鐙海出鼓門衆兵隨後與西旗虎隊向東各旗畢遂升將臺

坐定鼓聲全收岸子華左右夏登府即隆深帽伎手執羽扇揮其後來為引

兵二發職傷旁立遂北向自為勇隊出伍以銃擊初為西角將臺右階一卒以紅旗擢

擢揮之旗兵前更持號旗擊鼓藏手執鳥銃指放烟焰迷頃陣中出鐃

數人鐃卡不止又爨旋擊刻天出勝牌數人口呼報之合大降遂撤伍乃放銃

爲械之精麻帕之遠近發之遲速皆不同唯諸數以記其中否焉又人連三西次唱名發

將不知不不同也案者則令試數以為息乃檢其高以勝射人發遂導引升與去衆

路途如和推其後自以來遠今陸為野戰所謂我仍一尖之用其勝遂精勇轉變人
為短兵名曰長什八伍悍以偏堅當陣前而長矛繼之師能不斷遂根倘不賭賂請
非有如此者日相訓習而各將以馬不為殺之所節料敵先據之智使之軍宗使人之
若言敵之未陣兵寡兵備戰半利以擒漢賀其文字于陣者其設為伏候角戰甚者
謂古兵法不厭而用詐者誂梁以觀何相角尚而停戰設退有利之敵貪利無冒進乎
無繼畏難無可退而將衆堅暇裸糧未有不一敗塗地者矣嘉慶己未夏予從征賀
蘭故巴東枝闕楚之枝江諸兵衆者賀曰吾子視此陣勢而謂調熟否余曰吾子乃言
將為主旗鼓乃大教者所以明戰鬥者所以驗者也今帥閱而無旗鼓何以為兵者能
曰何謂如曰凡陣皆向敵將令日置旗鼓之所正與敵陣中乃旗鼓者將之大令之軍
之所指而動今以示眾主之去將數十步擇譬手對第士自原自散而視陣所為如何

謂有旗鼓武備贊曰善如何今日古昔入軍門皆用軍禮周法與旗而誅敵
巫軒柱以左右御乃教以進退趨走以象爲節發三鼓三刻遂以鼓逐漢唐
皆于天子講武躬擐甲冑指仗于馬勒陣迴三匝而駐於華蓋出其營軍定南
射御本兵通典載天子大閱若期諸將均爲場、以爲壇亞列設大次御座于壇北
向左右武軌不就治秋自本兵大帥皆令甲冑指仗立陣勒兵以整、編將探鼓
進止累如周法所以同夢若以武殺己自改漢失其意所未務焉乃備御座設
將座並座之以進寒暑四陣以觀而換鼓之權乃奉釋所、之座已爲後和旋
武于原講騎伏遂歸來更武會將年日益立後廣秋鼓立中陣皆吾軍之南閲
兄乃將士座若立陣以鼓進止遂退兒久遂也今日大武萊樂與座之于閱閲老孫
考伍跡于吏奉可目所習莫如覺整蓋中陣觀聖古之可文果然遂志點要樂易

大將居中樹五色麾東施達旌鼓指示之盛非求備也如萬軍回首以望旗
傾耳以審鼓鼓音之起于敵往矣是視將麾裨將[illegible]鼓裨副視裨副[illegible]
旅帥視[illegible]旅[illegible]卒長視[illegible]卒長[illegible]其隊伍之[illegible]各[illegible]視其鼓今其[illegible]
有互為乎軍[illegible]二不必以戰旗鼓又貴技擊之材所不能從也長執旗以指以
旌兵自衛各[illegible]易者然中陣閒校何以知敵列之能[illegible]今日[illegible]決敵人之[illegible]
決敵人之勢敵人[illegible]閒閫必速入之[illegible]若行之能[illegible]我[illegible]曰[illegible]究其說[illegible]曰[illegible]
以漢兵[illegible]備[illegible]以[illegible]閒[illegible]乘馬入[illegible]門[illegible]
而營中陣[illegible]麾為二以挑陣為迭合之勢將自[illegible]置身于[illegible]之[illegible]
兵以從左右[illegible]衛以[illegible]出入陽伍[illegible]兵[illegible]之狀且將自[illegible]置身于[illegible]之[illegible]
以[illegible]其膽智[illegible]乎更[illegible]教[illegible]伍[illegible]亂[illegible]擊[illegible]決[illegible]上下[illegible]知乎

成虞于戰，虞于令，將虞教矣。夫求習于法，臨戰而亂，亦習以亂乎？將之罪也。以今

之法御今之人，雖卑世之狠，而微而治，守可保之，其神奇而不亡，宜其崇權歲

故謂教練者，手足之與耳目，習于法練，其謀按乎技，而其所言指揮者，耳目昏

否之亂。古曰：以民戰，是謂棄之。蓋用之者兵也，必先教乎道，此要之者民

以教以信。理之曰：教今天下將之眾也，其于尉卒者，兵以鼓，進退亦之技擊

技引弩夫鎗棒技射之師，隨其弓之長短，習之術，隨人知之。將但當廣求精者

授以任法，使俑師責乎成，而後增謀之，乃以之當練為大將，教兵之要，蓋成

所謂節而成者也，其步伐以練乎手足，旗鼓以練乎耳目，賞罰行伍以練乎心，而練

之要者，又節要治兵易，將而清者難，技擊進奉而廢置，乎教之不可者，夫

教之要，進止分合，兵習乎其，將利乎節，故曰三軍之命在于把端之節

才貴於問卜然生卒易明痛西中書稱並為唐西巡撫俑鄉令以口諛獲探
兵士皆厭惡之右贊曰善以賊警才迎未殺兵帳出戰余亦走去今紀郎相戒
改既係別將令之宜將乎狃于明不能自用之故追述之俾吾子弟
一露了之日至七里卡門變道校卡弓七摩伊（獲美欽將軍中稱謂然）亦欽兵勇萬余外
練兵一千以力參贊以為余謂精練如一兩萬十參贊曰經略未得其急練出兵為
十日不可將以兵二千行可乎余曰公能練那為明日後時為公其之參贊嘆曰吾子毋太易
了余曰公能選兵多不在其多弓軍法參贊曰將出此去吾子林了之了余乃撤
甲喇大（村長莫長 令皆由）以行移文亦摩伊西哨備六尺竹竿三根三百觔石二塊以竿
伺於都惜不前之擊隨之（果為巡撫所不能殺 書甲喇大之居也）矣亦摩伊擊隨而亦備五尺之竿
竹竿二根二百觔石二塊以候令將早參贊來之摩伊至時為余設施于

將台步東遂下今日植六尺竹竿量兵身材中度者上將台試舉三百斤石
千長不中度而力舉三百斤石者自願趨赴處拔名存試未及千而揀畢得
八百人千長不及度者才二十之一參贊聞帳匹相曰不知吾子神機如此吾丈經
兵過四千手未嘗見也但不及千人當奈何予曰八百人可矣摩伊未必肯教乃揀
出精勇能戰者皆屬將之摩伊如夢初醒然不知將以他誰當之摩上福長跪
求留所揀兵參贊曰吾友已言及此許公同親吾友商之余曰首肯之許公參
贊否而予曰考弓弓等再來試者而倍數倍于一等少項冊出弓弓三多人中乃出
細單條別馬步技使甲冑大書於摩伊八揀之以一等三百三十三人行行在一等
給三餉二等給倍餉每名加餉半之參贊以是委任吾摯於是予稱謀而遂登
以四百人營自皇設塞吾敵予當吾策于參贊否從而參贊遂中偏千請予乃

猶乎說咨白王連登進予自忠已決去丞速阿故特徑敢奈豈乃語予行附託
於此以爲臬亭集兵者參考焉

下篇農政門序曰

周公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孔子曰使民以時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夫民歸農則穀植繁奸邪息上民明農則力作勸後靡衰倉廩實而知禮節先王之本政矣本政衰於上游民盛于下曠土則州郡荒蕪稠鄉則椽檐比櫛又水數之區遠絕草種様之土不識桑麻各敵土風曷由濟槩故穀賤者薪貴蓄豐者衣窶肥磽各殊疾苦同貫是故君子之主其土也省偏枯之失宜酌高下之定勢精其所習與其所缺因地制利以力待歲使民困少

瘳則國脉益厚自士不興學郡吏田事高者戕性命卑者矜詞章泊乎通籍薰并農民蓋田輸兩稅役雜丁徭則一田而三征內外正供取農十九而官吏徵收公私加費往往及倍紳富之户以銀米數多而耗折較輕力作之民以銀米數少而耗折倍重是故鬻獄賣法分紳富之膏脂折銀粮加漕浚煢獨之骨血至于申訴所及紳則勞胥富則利誘聽論常速以助其踰濫武斷之威鄉里愚民不識城市之區未覩官吏之面自非極凶鮮敢顧號而官則受詞若罔聞吏則居奇以責賂偶有蹈觸厥罰必行故農民終歲勤動幸不離天於災而父母妻子已迫飢寒又竭其財

以給貪婪出其身以快慘酷歲率為常何以堪此推原初心匪盡無良知識溺于俗學性情汩于師友見聞所限釀此伊戚不亦傷矣余居家瘠野且以食貧知親閫閾近歲客遊頗究吏術足跡所及東西越數千里訪其風俗驗其得失晨証舊聞殊不相遠竊謂治平之樞在郡縣而郡縣之治首農桑衰集農說斷以今宜依晉昔趣務在易曉其有驗而不切日用者則從芟除言必切實非文献之無徵法可舉行無迂闊而遠事別為郡縣農政詳其節目使勸課有方而懲罰可據士君子或有所採擇焉其目有七曰辨穀曰任土曰養種曰作力曰蠶桑曰樹植曰畜牧

下篇作力目附論

農民治其業自非歲時伏臘省祠墓通親戚則晴事耕耘雨勤織績赤背而薅艸跣足而犁水出入見星工作常倍者爲上農自耕其田歲息錢不過十四五千文其佃耕与罷弱者可知也或有忿爭呼吏門受斷明速而歲計已虛畧事遷延常繼横貸滾垛之困累世不復且均其掆曠縣五萬户户輸兩税各稽一日則歲耗邑力十萬工也三工治荒田一畝墳臻熟腴是歲蕪邑田三萬餘畝也治田畝加一工則溢粟一斗五升是歲減邑穀萬五千石也貪酷未形病民已熾論非谿刻理則固然嗚呼乘時爭力無忘勤

動撫躬推物能無怵惕故總時月興作之務附著作

力敬告在公或不以為小人之識也

說城

築城

城以守地壘以守城而不足守是勞民于無用之地也俗儒無識以兵為忌則城為虛器矣夫壘者以實擊虛故兵法曰百樓不攻樓左右丈十長兵及百樓則二千丈之城已凡壘必出城丈五尺以上或員或銳無使露角址視城低丈許曲級而下虛牆齊城堞人不能攀越也平址開礮眼間二尺而一眼外方尺內方尺五寸容人目開竇外方七寸內方尺常以畫板如磚形蔽之女牆下為層級高一尺厚三尺備坐宜為固也址上尺六寸開堞濶二尺內傍之使人枝可施堞高如人厚一磚城面廣丈二尺以上每十堞

礮眼二石堆四池近者逼址使游水無所施力遠者使可築垣施屯橋宜濶而短丈五尺以外人不能超而已城上下差以十四每高丈則外斂二尺五寸內斂尺五寸使滷水不能傷有傾杇不至圮濕櫓址通女墻飛簷外出可以縋引上下櫓必六面前面平左右前角迤殺左右後角及後面平前三面置扇蔽軒下斜向外推之足以遠瞭収之足以自衛無門二棚必嚴啓閉居常不使人登望長官巡城入棚閉即不得縱人覩以備不虞所見城以百數平原則荆州為

善

答董晉卿書

晉卿足下承示賦冊深辱推許俾加點定燈而讀之白雲易消息二首張蔡不爾過也愁霖杏華紅蕙三首亦文通子山之亞斯埶久絕借觀頓還欣喜之情非可言喻僕家無蔵書少不涉事獨好文選輙效為之以古為師以心為範後乃得唐以來賦千餘首撿其長篇巨製殊無可觀惟韓退之感二鳥張文潛酷署差當意耳成童事斯越三四年內省外方邈尔無偶暨出遊江淮間乃覩近人賓東旱侍郎作駸駸有綦古之意伐材近而隸事襟氣象宏矩大與宋相國有進御文五十餘首華贍勝賓氏意卑不能尊其體

張孟遴進士步趨朱氏而加備飭然貪多之弊史甚
尊𢒰氏張擧文編備識字諧韵而外腴内竭金明甫
廣常承編備之指授用意秀岩而怯薄無以自立斯
數君者固已斷然逈出卓立頡頑諸古人柔厚之
旨未窺一閒僕以犇走風塵弱冠廢學常嘆生乘殊
分使不廹于飢寒以三年餘暇沈浸遺編源于風騷
以端其旨以息其氣播於子史以廣其趣以飭其勢
通於小學以狀其情以壯其澤滙于古集以練其神
以達其變則雖不能追蹤漢魏力崇淳質悱惻雅密
接武鮑庾其庶幾矣且通人有所蔽明者能求師以
李杜之材力肫爲古賦而所作率散緩樸檄至以其

法入襍言為詞行尤橫潰不可理退之四言碑志質適可誦而詩則怒張無意與偽裁自誤以誣將來于今千載始逢通識而賓朱草創體閒雅俗張金之才相繼夭折僕又藉詞飢驅不肯竟學少小之章儷色不純況思未銳造物顧何厚於古人必使之獨絕往代今見足下所著乃知僕于辰巳之年遂弃是事良以足下于時始基天靳吾智以厚閒自出茲以往其無憾矣吾党多才申耆敦讓強忍博物多能文起貫串今古通徹興廢是皆閒氣特育任重道遠足下雖以蓺勝唯此獨至可稱三足嶄形憎白無復敢云謹

檢出舊稿十二首送侯刪勘匠斤所至或可為足可

張軍云爾遲日當奉過面悉不宣

海運南漕議 并序

嘉慶癸亥河南衡家樓决口穿山東張秋運河糧艘不能行中外頗憂漕事

上以諫臣言飭有漕督撫議海運余曾遊上海崇明登小洋馬跡諸山從父老問南北洋事稔海運大便然非有所資藉而驟改舊章則疑衆難成既見即抄遂委曲告所知未幾其議説達江蘇巡撫屬為論列然刪潤再三閱月餘始繕摺而浙江巡撫已論罷其事竟以中止余以其關係極重故刪為議以俟後日之謀國是君子推取焉

駁海運之說者三一曰洋氛方警逭資盜糧二曰重洋深阻漂没不時三曰糧艘須別造舵水須另招事非旦夕費更不貲然三者皆書生迂談請得一一以事實折之出吳淞口進南由浙及閩粵皆為南洋迤北由通海山東直隸及關東為北洋南洋多磯島水深浪巨非鳥船不行北洋多沙磧水淺礁硬非沙船不行小鳥船亦吃水丈餘沙船大者才四五尺洋氛在閩粵皆坐鳥船斷不能越吳淞而北以争南粮也沙船聚于上海約三千五六百號其船大者載官斛三千石小者千五六百石船主皆崇明通州海門南

滙寶山上海土著之富民每造一船須銀四五千兩其多者至一主有船四五十號故名曰船商自康熙廿四年開海禁關東豆麥每年至上海者千餘萬石而布茶各南貨至山東直隸關東者亦由沙船載而北行沙船有會館立董事以總之余嘗問其每歲漂沒之數總不過百分之一而遇颶風鬆倉在其中鬆倉者巨浪入倉豆見水輒脹大過倍恐船膨裂故酌弃其半於海以鬆之也今南粮由運河每年失風殆數倍於此上海人往關東者率一歲三四至水線風信熟如指掌關東天津之信由海船到者無壓日此

不得以張朱已事為說也

秦漢唐漕粟入関未嘗言官艘唯劉晏傳有覓估之

說諒亦襍僱民船

國家除南粮之外百貨皆由採辦採辦者官与民為市也且閩歲并有採買米粮以民船運通之事而山東江南撥船皆由雇備是雇船未嘗非政體也取其便遣無他患何必官艘哉沙船以北行為放空南行為正載凡客商在關閩東立庄者上海皆有店上海有保載牙人在上海店內寫載先給水脚合官斛每石不過三四百文船中主事者名耆老持行票店信

放至閩東裝貨並無客夥押載從不聞有欺騙又沙船順帶南貨不能滿載皆在吳淞口挖草泥壓船今若于冬底傳集船商明白曉諭無論其船赴天津赴閩東皆先載南糧至七分其餘准帶南貨至天津卸于撥船每南糧一石給水脚銀五錢上載時每石加耗米三升卸載時以九五折收合計南糧三百五十萬石不過費水脚百七八十萬兩曾不及漕項十之三四此合州縣津丁兌費而言非專指糧道庫項也而陸續開行二月初江浙之糧即可抵淀往返三次全漕入倉矣船商以放空之船反得重價而官費之

省者無數又使州縣不得以兑費津貼旗柁名目藉詞浮勒一槩而衆善備焉先期咨會浙江提鎮哨船寳錢陳江南提鎮哨大小洋山會于馬跡山東鎮臣哨成山十島會于鷹遊門以資彈壓護送而從津有撥船數千號足敷過載由淀津抵通二百里無糧艘阻滯挽行順速唯裝卸及發水脚之時若使吏胥船和需索則船商或畏怯不前耳然悉心籌畫專意了此一節亦非甚難之事也至行之有效然後籌裁撤糧艘安插柁水清查屯田其事皆有條理可循茲未及具論謹議

答劉芙初書

芙初孝廉足下辱見過不獲祗候歸寓讀手書已喻尊意非足下固無能如此拳拳也僕近況艱窘是固愚昧所致然我者以此相咎則亦有以自白僕之所由不合于世一在不能為踰閑蕩檢之行隨流俗為俯仰一在樂稱人善不無過實觸鬧者之忿一在好匡納友朋本意責善之義有投必報亦欲諸友見僕或惑非僻不諱諍責以自遠於邪詎謂聽者不審遂伏隱怒三者于入世之術誠疏矣核諸君子立身之端未為大失也說者多咎僕廣交延譽此不然也僕

自嘉慶紀年不賴飢寒恐廹溝壑始為失行出事于謁由皖溯屬下吳越距河淛十年之間展側萬里而訂交投分者不過十數人何濫交借譽之有哉或又謂僕之交接品類不齊下及屠販此亦有說焉僕所交其不著諸生籍者唯峽陳仙圃宿卯以國二人其著籍武庠者唯京山朱必亮嘉善黃古愚寶山張孟如三人其淪身微賤者唯甘泉王岩芝一人共六人而已仙圃在河南賴吳淞國河督馬朗山撫軍之賢明委任不疑卒定大亂保障嵩淮推功与人或至游典州郡者必亮當楚兵始興即募勇至四萬人為

官軍前驅以擒首逆汪學周張正謨三年春張漢潮王聯登姚之富齊王氏并股竄湖北必亮禦諸長湖敗王聯登之衆殲偽總兵一人生擒執旗六人馘首八百餘人擠湖死者無算四賊氣沮一夕竄去以賊是不能窺安漢黄武仙圃必亮忠勇智仁奇功邁等而高風尠賞知名宇内豈獨僕顧與接交哉前年宿州之變郵至蘇州未知虛實莫不惶恐張仲篤領守問策僕以其時岳撫軍在徐州領守方有寵于撫軍可以進言因告領守曰庚申夏客金陵識米販邱以圃者宿之北鄉人尚義有勇後遊鳳陽過其家省為

鄉人敬服若鄧白撫軍招此人可以除亂宿西出郎懷遠南出郎靈壁懷遠廩生許琳翹靈壁增生高古岩皆有智勇重然諾恐賊勢倉猝難圖禮致二君足以杜其滋蔓領守笑置之卒之以圍於賊起之第三日隻身持械奪城入樓仗遂殲賊渠王朝鳴衆寡不敵又槍長不能巷戰為橫屍所絆遇害而琳翹亦白縣吏招衆千人過磨盤山絕其西路古岩自率其隣里子弟數十人赴難守宿之南門此亦足徵僕前言之不妄也胡眉峰前年喪子哀痛致疾四壁如洗舊與眉峰為詩酒交者莫顧問古愚故亦貧又不識眉

峰聞其豪而困遂為之移家同居任其衣食前乾隆五十年嘉興大飢鹽徒結湖盜掠於市飢民從之至五六千人勢且不測古愚條約其鄉人無敢為非者當路客延古愚與商捕法古愚往返三日遂以其魁二十餘人屬吏居民安堵今年夏吳中被水不逞乘機剽掠古愚閉戶僵臥一家六口日或一粥母子相守無愁怨之色去年九月初六夜蔡牽寇吳淞直泊高橋初七日晨盈如走至胡巷口見賊殺商人舟子至數百即下鄉募衆及千人持械伏胡巷口民家約曰賊不登岸此官軍事也登岸則害鄉里見起火即

齊上塘格賊賊竟不敢登岸若知此耗也初九日哈
提軍至炮台賊遣人縛商十五人至臺下劉示提軍
且致詞曰大出海謝大人毋久在此辛苦提軍忿甚
孟如因說提軍曰偵得蔡牽有四寵妾各乘一舟守
者各八十人珍帛盡在現安置小洋山生願得大人
一札帥吾鄉習水壯士乘夜出閩道至缺口趁早
潮放魚船廿五號抵浙小洋山引其船入內港而縱
生口白牽牽必率衆前救生擊其前大人擊其後可
一戰擒也提軍謝罷之孟如乃聲此說蔡逆一夕遁
去岩芝為同邑歲貢生姚澍家侍書從客閒封教匪

擾河南姚君為其居停耿祥符倡練勇之議教步伍製器械岩芝寔司其事未幾姚君引疾歸耿君欲得岩芝為監奴其歲入千緡岩芝白姚君曰奴子侍主遠客令見利而背主不義奉主歸不過食貧而留此非有騰達殊遇也此為事至微後且有大於此者何以待之卒從姚君歸耿君歎絕亦不能强也如此六君子者以與文士通儒絜猷較守未必多讓乃欲責僕之與交不利亦過矣或又以君子不怨天不尤人為勸此尤非知僕者也天之生人蓋有白痴失志不審是非者其从事詩書則有終身不通文理名不出里

卷者其去鄉井則有展轉流離露宿草食不蒙一哀憐之者而僕俱獲免于是雖窮蹙奔走一無善狀較之吳市吹簫夾壁注盂則有間矣尚何怨哉至于當路之遇僕人各殊科事非一轍然皆與為萍水之值而能多所獎借時有餽周施出非分揆之常情尚無可尤況僕之差知禮義者哉或又謂僕心薄科第不以舉業為事是又不然先君子專精此藝賫志以沒切心腐齒欲博一第以慰泉壤即今秋三場試叅十四義闈墨中固無其匹副在都轉覆之可以共信也所以坦然處之不作舉子懟詬主司狀者良以委心

任運理遣而已謡詠之言足下熟聞之同舍自都轉以下俱熟聞之故盡述曲折以相聞都轉昨送所著詩文集來質其不能聽僕漂泊自有処分如其能也豈有相強之理哉得之不得曰有命國礼義之澤躬哉亦閱歴所諳也天晴望過我以破旅寂風雨珍重不宣

完白山人傳

山人安徽懷寧之集賢關人也姓鄧氏字石如其名以敬避今上御名下一字遂以字行而更字頑伯集賢關當皖公山下故又號完白山人少產僻鄉耳所聞見頗獨好刻石仿漢人印篆甚工弱冠孤露即以刻石遊壽州而尤介無所合久之八年辭振至壽州時亳人前巴東知縣梁巘主講壽春書院也巘以工李邕書名天下山人為院中諸生刻印又以小篆書諸生箑也巘見之嘆曰此子未諳古法耳其筆勢洞達余將不能究其才力可以轢蹶數百年鉅公矣因為山人治裝而致之江寧舉人梅鏐舉人為文穆公季子文穆雖貴匿跡梅氏自北宋為江左甲族闔人十數世藏至富文

穆文敏受
聖祖殊遇得
敎府異珍尤多蓋自漢以來金石善本備在焉山人既蒙
人以巴東致為山人盡出所藏復為其衣食楮墨之費山
人既得縱觀推索其蘊明雅俗之分遍好石鼓文秦李斯嶧山
碑太山刻石漢開母石闕燉煌太守碑禪國山及天發神（皇象）
讖碑李陽冰城隍廟碑三墳記各種雖摹本各百本文若篆隸
不備手寫說文解字二十本朞年而畢復傍（彝）搜三代鐘鼎及
秦漢瓦當碑額縱橫其數辨其點畫每日昧爽起研墨盈盤
至夜漏盡墨乃就寢寒暑不輟五年篆書成乃學漢分
隸史晨前後碑華山碑白石神君張遷諸校官孔羨受

禪大變各五年本三年分書既山人篆法二李爲宗而縱橫
闔闢之妙則得之史籀稍參隸意殺鋒以取勁折故字體
微方與秦漢當額文爲尤近其分書則遒麗淳質變化不
可方物結體嚴整而渾融無迹蓋約嶧山國山之法而爲
之故山人自謂吾篆未及陽冰而分不減梁鵠余深信其能
擇言也山人移篆分以作今隸與瘞鶴銘梁侍中石闕同
法隨俗爲行草雖縱逸不入晉人而筆勢蘊藉與五季以來
俗氣山人客于梅氏八年學既成而其家益貧遂不復能客山人
既復架前草屋擁產徧遊名山水以書刻自給山人遊黃山至
歙鬻篆於賈肆武進編脩張惠言故授歙脩撰金榜家編
脩故深究秦漢篆爲兩脩撰所器編脩見山人書于市歸語

脩撰曰今日得見上蔡真跡脩撰驚問語以故遂冒雨偕詣山
人於市側蕭寺脩撰即備禮客山人脩撰家廟甚壯麗其楹
聯頁石而刻聯及題額脩撰精心寫作蓋百易而後定謂
莫能加于此也及見山人書即鳩匠斲其額而石楹既豎不便
磨治從屋而卧楹請山人書之刻成乃重建其傾服是山人
儕屬居脩撰家編脩遂從山人受篆法一年脩撰稱之於
太子太傅工部尚書曹文敏公文敏請山人作四體千文橫卷
字大徑寸一日而成文敏嘆絕具白金五百為山人壽乾隆庚
辰秋
然願入朝壽節文敏以六月入都強山人同往山人攜載草篆
散世莊策驢後文敏三日行文敏車從以山東報旅水轉後

與山人相值於開山時巡撫以下命吏郊迎文敏山人策驢過轅
門門者呵止之文敏坐堂上遙見山人趨出延入讓上席徧揖於
諸公曰此江南高士鄧先生也其四體書皆爲
國朝第一諸公乃大驚爲具車從文敏曰吾屈先生甚乃肯來
都卒不肯同行願諸公共成先生之意遂與諸公送山人至轅
門上驢去乃入就坐時都中工書者推相國劉文清公而鑒別
則推上海左副都御史陸錫熊山人至都二公見山人書大驚踵
門求識面皆曰千數百年無此作矣山人遂留都中未幾文
清左遷失勢而劉陸以夏暴卒時都中作篆分者皆宗內
閣學士翁方綱閣學以山人不至其門乃力詆山人耳食者
共和其說山人頓躓出都文敏治裝致之於兵部尚書兩湖總

皆畢沅尚書以鑒賞名家然于此事實疏不能知山人而
深器其高尚時中知名士多集節署裘馬都麗山人獨布衣
桂步居三年辭歸尚書留之不可乃為山人置田宅為終老計
而觴山人之行曰山人吾幕府一清讀徽迎今行矣甚為減色四
坐悽沮後文敏病篤謂其長子曰吾即逝鄧山人必有輓聯至
汝即以勒吾墓葬表及卒祠前碣足矣山人年四十六乃娶于
某不數年沒繼娶于某然山人遊興不衰常往來江淮間
鬻書以給旅費余以嘉慶七年識山人於鎮江過從十餘日
以余為解事知山人書明年復於揚州相值山人作太山之遊
至九年秋山人由山東來常州過揚不入城及十一月杪晤湖陽湖
今閩縣知事張洽申者始知余與翰風同客揚州翰風

荊逆余始聞山人名泊蘄州時山人得家書促歸里乃買舟
回揚訪余於吳城而余還渡東白山人候余至十二月初八
乃辭歸屬白嚴畫矣去歲千里旌不及擬待慎伯矣遂解
覽習書而余至山人歸里不復出游遂以明年冬卒於家年
六十有五歲予尚覽山人書至夥而少碑刻有書百軸存于
家又有百軸付懷寧大觀亭僧惟本閣帖本守之甚慎申
著並藏山人各體書精良者二十幅議勒石以求其傳
邑世且曰余性嗜篆分頗知其意而未嘗致力至于真行
叢章草之閒則不復後人矣然吾見山人謹書方寸以工者簡
蕭沉深雅飭登善非褚裴以下所及余在鎮江初識山人時
嘉定錢坫獻之陽湖錢伯坰魯斯先在館與余論書交

獻之自負其篆書直接少溫某與余同遊焦山見壁間篆書心

經摩崖字適時曰此非少溫不能作而楮墨可百年世間豈有

此人耶此人而在吾不敢復搦管矣及見山人知心經為山人二十年前所作

乃搉其不解分書處以為謬魯斯殊服山人篆分為能事及見

其行草嘆曰此少師神境米黃所不能並因余以見山人與魯斯

正行書名自天津厭世論者推為第一而魯斯執筆則虛小指

以三指包管外與大指相拒側鋒入紙助怒張之勢常謂永州捉指

運而聽不知之論為指挽管不動以肘來去又謂作書惟以指鉤距之

理痛抵古今相承撥鐙之說意以山人篆法當同過藉山人以摺其旨

及見山人作書皆懸腕雙鉤管隨指轉與魯斯說大反遂助獻之

詆山人九以力私意所中異識遂以篆書害之交不諭故始宜山人之痛哭於糾縛乃死也

錢獻之傳

君諱坫字獻之姓錢氏江蘇嘉定人錢氏祖吳越武肅王散處江浙多貴盛然以嘉定為望君季父少詹事大昕通經史百家言為三吳老宿君沈博不及詹事而精當過之學者所為稱嘐城二錢者也君少孤貧於世事無所通曉獨好讀古書乾隆中士習樸陋率誦四子書本經各一部時文數百首以資弋獲其全讀左氏傳礼記者艾兄輒以為務外廢正業同輩亦相率嘲笑君年十二已無力就外傳傾閉戶讀書十三年三禮左氏春秋毛詩史記漢書許氏說文解

字杜氏通典及馬鄭孔賈之言皆能錯綜其義年廿五乃娶三日即徹夜讀書如故君故未習宋人經說始就小試以漢說說之有司至不能句讀黜之至再乃補弟子員貧無以自存乃入都就詹事時都中尚為詩聲酒徵逐以為名高而君不能剪諸詹事以君通許氏書乃命習篆時都中能作篆者唯學士翁方綱遂購李陽冰城隍廟碑晝夜習之三月不能成字忽患癇醫者診之脉無病而手足厥冷目瞠視鼻微有息而已如是者七日忽中夜躍起濡墨作篆書乾卦象畢不勝餓而寢翌早詹事視病君尚未 見案

上篆一紙大驚君病頓已解詹事問病狀君答曰兒故無病兒夢至石室中見唐巾老者指授兒作篆文日夜不得少閒作成輒批抹最後書乾卦象老者曰此可矣兒遂覺追憶筆勢中夜作此幅詹事細詢夢中所見蓋即少溫云翁公聞之即從君索書歎絕以為神授一日君篆書遂名天下君名既藉甚試官物色君文輒失之以副榜貢生就職直隸州州判從陝西巡撫畢沅遊遂官於陝二十年歷署文山縣乾州華州事嘉慶二年敎匪擾陝西四川河南湖北而華州為陝西入河南要道君兼攝州縣事率衆乘城力

過其衝城無弓矢君仿古為合竹強弓厚背紙為碩二人共發之達百五十步又以意為發石之法石重十斤達三百步一發輒斃數賊前後接戰者四次守城者八月未嘗敗衂三年春河南有謀啓賊者衆數萬人招賊渠張添倫取道君部者三卒不能東而河南賊事泄就擒而賊亦折回南山暫帥以功上部前後得軍功加五級賊勢漸衰而君以積勞偏廢引疾歸囊橐蕭然以作手作篆自給所著書有漢書地理志注許氏說文解字注若干卷皆能啟正前人之誤不為異說而要歸于是已板行君在陝多得古人

金石其文字尤瑰異者繪而版之爲圖説若干卷數
十年來三代秦漢之法物多見物於世而世之知古
者亦漸多君其始事也近世士人爭爲經學小學金
石學大抵疏別字句小節不能貫通其大義又皆矜
己屈人莫適於用唯君以書生薄宦安則撫民危則
拒敵迹其本末斯可以爲不愧者矣補史記注百二
十卷十六國地理志及詩文集藏于家未版行君病
歸以嘉慶八年始余與相識於蘇州府署時君已六
十餘而余齒方弱又所學不相似然君一見余而深
器之曰吾周行天下識人無如包君者又常謂人曰

南陽有田可耕而猶吟梁父令包君身困至是卒口
必及氏間疾苦絕無怨尤不豫之色是其所負者大
而且遠賢於古人必矣今日包君自給不足吳日衣
食天下必包君也又曰包君詩妙接陳思而賦賦如
夺于觀其与人書累千年皆率筆無　草然條卷雅
密近眉山父子吾以專家之學与之言被略一涉之
則數十年沈精所得不過也自古文人少所樹立皆
器褊好氣矜不自檢飭令包君可謂純淨無疵者矣
然君初至吳當事仰望丰采結納唯恐不及卒以極
推余命故見嫉於當事而君境以益困君不悔其摘余

益力居以嘉慶十一年十一月某日卒于吳寓年六十有六君長子不慧病後有二子皆幼君嘗自爲墓銘及行述余未及見謹具所聞之確切詳備者著于篇以備史家採擇云

已世臣曰余識君君即云足下異日論史

國朝當倡經學傳自唐以來治經無盛於

本朝者雖純疵不一其可録者皆存之於史使吾名藉以不朽足矣余謂君經學爲學者宗而駢文亞徐庾篆書自鄧山人外莫與比所謂不暇良史之詞者矣余困躓如舊重負良友車過腹痛此言是矣

甘泉訓導鄭先生碑陰述

武進鄭先生以嘉慶十一年十一月廿一日卒于甘泉縣訓導官署其冢孫國子監生良弼既述其行以請于有德而能言者而先生之門人知縣左輔又自為之狀故吏部郎中貴徵誌其基安徽巡撫初彭齡又擴大節而為之傳則先生之美言善行亦庶乎備矣然 世臣辱知于先生者深所言當有當先生以經學名字內為宿儒然人稱先生為經師則先生不樂即 世臣亦不以經學推先生也先生之治經也尚調停漢宋之間又喜採異說然近世之治經者數十

人世臣蓋盡識之雖精确不一大略以說經名高貽敷聾瞶而巧為取利耳退核其所為則僻違怨誹与所學相反而先生之持身接物必準諸礼廉潔退讓至死稱道不亂此可以為躬行君子者矣先生之志在經世所學既成而不得用則常與當路諷誦民間所疾苦于兵政海防屯田尤詳切然當路莫有能聽之者其偶有聽受則事屬微末而節目條理復不能稱先生之指是故當路之遇先生也雖皃礼口頌而其心則未有不勌且厭若先生審知之然有所聞見必詳疏以告不已世臣自弱冠遨遊見其詈于公卿

蓋本亦志先生之志詢今證古卒不得一見諸實事而其言又每驗諸公亦以為悔然而繼言之復不見用積悔以成嫉者且比比也 世臣 于此蓋有戒心焉然先生每有欲言必与 世臣 商可否 世臣 或畧勢而沮之則咈然怒曰天賦子以智勇蓋將有為子安知當路若不有一時之明能行吾言以全活生靈而不負天命耶為一己之避忌遠傍遂忍為默默非吾所以望子也先生之操特堅定不从流俗也蓋如此良弼以嘉慶十二年四月十三日扶先生柩歸葬 世臣 故揭先生之志俾良弼鐫諸石背使後人知先生之

可以爲百世師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先生諱璟字夢

楊又字清如涇包世臣謹述

致伊揚州書

墨卿先生閣下前奉手書承以洪湖泛漲河庫支絀見示斯非世臣所能有稗益若故未即裁荅定不罪也日昨下河埧水為災男婦扶抱來揚覓食而當事莫以安集為意唯飭門管閉門下鍵有如戒嚴其先入城者數已盈萬闔守鹽與兩商呶呼填塞幾至罷市文武乃督率兵隸從橫驅逐老幼奔突民情洶懼哀哺去此稍遠傳言想必加重但未識已得徹聽否耳制府冶亭先生謂閣下攝河庫原為慎重収支非苟以觀察頭銜為閣下榮更非以工需畢餘為閣下潤然揚州實閣下所守之土災黎實閣下所親

之民無論咸釀巨案滋成窒礙即災黎守死無他其能不傷仁人之心乎揚州地屬可為鹺使約齋先生又君子也世臣昨謁鹺使言及此時災黎田廬皆沒退無所歸京口禁渡進無所往且淮源漸弱水消尚易流亡四散田籍為難唯有留養在揚以俟本籍大賑乃為得計鹺使深然其說唯以現在當事耽耽鹽庫閒款群欲藉災求富是以持重不發耳若閣下即日旋節鹺使必能望風相助鹽義倉穀祇須發碾薪蔬之資醵金立集揚城內外名刹如林廣廊複履足數安插分別男女族居村聚人日給以米半升錢十文無須更擾街市災黎本皆有業良民結隊求討討出

無俾閣下以仁政瀕劇之是必能守法而從令也一商請鹺使查案飭商在各災區擇便開廠計本籍給賑有日資送回就以需水退葺屋種麦不致漂宕失時尤災民所至願也留養月許下河水勢漸落賑廠必可揮定乃集舟於五台山募剃頭人為薙深髮給資遣發以免重複仍先於留養處所各置官醫給與戳記約千人而一醫醫方有戳藥肆即與付藥留則有柴有米歸則有船有資病則有醫有藥死則有棺有斂人數多則三萬日需米百五十石錢三百千日數多則一月當用米四千五百石錢九千貫加以醫藥棺木船價路費醵白金二萬兩必可藏事而歸還

殺價在其中則災黎頻獲生全居民坐免驛騷專城遠不恤民隱之譏遜聽無距城駭衆之説閣下諒無不樂聞而急舉者也制府素不謬世臣言唯以調撥道府大政非局外羈人所宜攙越故不遲上書閣下如不得辭者或即以去函白制府必得所請且得制府爲鹺使一言尤易集事拧望台旌守日如歲伏唯垂察六月二十六日世臣頓首

嘉慶丙寅六月予寓揚州觀巷天順園災黎以二十二日始至二十四日閉城者再二十五日遂不啟予以二十六日由遞發書二十七即達大守炳燭謁制府制府命二十八即啟行並以存揚州之粟麦二千五百石爲

助是月小盡大守以七月初一日昧爽四任而制府書已二十八薄暮達醵使醵使即籌款以須矣大守如此法安棟初二挨散錢米一切尅叩攬襍之獘剔除淨盡大守每日仍責（青）鞋布韤徧歷諸寺院共留養災黎三萬二千餘人無一人更擾市肆者閱二十八日下河廠閘中間病暑濕者千數死者才五六人三君子澤溥而機速誰謂人定不可勝天哉嗣後每遇災荒輙恃閑城驅逐為上畫世俗言古今不相及前事已絕響二十餘年（誰知）耶錄此憮然道光庚寅季夏世臣附記

畿輔形勢論

嘉慶十四年春隨計赴都試事畢訪檀柘大覺之勝遂由西山傍邊墻歷易州懷來赤峯密雲順義香河諸邑之郊者半月入城求輿地全圖以形家言核之形勝結作為天下冠知始胡人安能起脊之說為大剌謬也儒家言聚人以財形家言山主人水主財水上其堂則賦財歸之故都於建業者能轄西南萬里之九真日南而不能統東北三百里之淮陰即東北百餘里之廣陵亦時得時失以淮水北去餘分下邗溝以入江者無幾故也南幹自葱嶺分支繞滇粵逾五嶺以至黃山走天目繞震澤渡廣通壩起茅

山倒鈎食江水而結於北山北山石尖峯二為廉貞正體跌覆舟山為培塿土起鷄鳴寺北極閣走馬兩献天金六朝宮殿即依兩山之下火大土小金被火鑠故一再傳而草草命之時宗室殲戮無存而市不易肆士大夫各仍舊列及南唐移牙城于北門橋之南中跨秦淮起宮殿于今鍾山書院之左右係由朝天宮左分下支脚為北極閣之蓋砂者以非南幹正結不能吸盡江水故南唐之境西不盡豫章南不及會稽而歸命之後兄弟四人三百口得以無恙蓋兩金之殺氣由鼓樓岡棲陶谷為連氣水生倒頭木以結餘穴故也京都龍来自北戒由龍門出塞外千起

萬伏起玉屏山為少祖飛鸞展翅西南至房山東南至昌平各長百餘里為拜雲棒月之形為第一重砂東抵山海關西至井陘口各長七八百里為第二重砂永定河自雁門來東南行幾二千里與白河會白河會潮河潮河由古北口外西南行入塞亦且六百里入白河與永定河交於通州為內堂第一重水而桓馬滹沱唐滏諸河會大陸宦晋兩泊及南北九河之水至趙北口為西淀一聚東至天津城外為東淀與大清河所納渤海之潮一合漳衛淇來自太行之陰五汶來自岱山之陰皆東北行數千里至天津三岔河與渤海之潮再合為內堂第二重水右恒山為

蓋天旗左泰山為頓天鼓正朝霍山三岳鍾秀天造地設而黄河合淮以行於旗鼓之前朝案之後為中堂水大江合洞庭鄱陽以行於朝案之前錢塘江又在大江之前為外堂水江河去都城三四千里而皆上堂者以都後鎮山東壯行塞外繞出吉林接高句驪南與臺灣交牙為都城左臂與右臂之隴蜀諸山相應胡故江湖之水涓滴皆上堂唯食故也都城居中原之東北於八方為艮艮成終成始故都城乃是上弦之月西實東虛以中原五千里地面為實先以東洋三千里水面為虛影山朝水繞天下歸心故其形勢有萬非長安洛陽所可比擬者艮數八旺氣應

之故勢之雄境之濶都之久未有能如之者也明人好為異說如深鑿膠萊新河以避海運成山之險深鑿天長六合之禹王河以洩淮漲二說皆至謬而近世嗜奇之士尚時以為言泰山之龍由旅順沙門各島涉海而起成山西行盡于曲阜當周泰山之東有所謂長城嶺者乃脊以至海遂為齊楚分界舊蹟北有小清河南有五汶皆西行四五百里會於齊河之大清河由利津入海以二水證之則泰山之脉起自海中無可疑者膠萊河成則泰山脉斷岱宗為天帝長子其能以人力勝之乎排淮注江誤由斷錯必欲附會禹王河之土名以為禹蹟所經欲鑿石山二

十餘里開平地二百餘里北屬淮南達江以合排注之義謂可洩淮漲免潰堰為災唯潘時良言其不可河事莫精于潘氏凡以洩漲者為保堰全下河諸邑也而所開之石山實揚通二府州龍脈所自來淺鑿則不能過水深鑿則必斷地脈其為禍未見輕于决堰也且淮未入湖而先下江則清口永無刷黃濟運之利又湖身騰空必有議開毛城鋪以減黃者黃淮將并入江以形家言測之其為患殆有不止於水潦者故附論以告寔事求是之後來君子焉